

短篇創作集

一掛念珠

田秀峯作

序

在過去，我曾想叫我的幾篇所謂創作和讀者見一下。你看，現在我就把它們付了印。可見我的胆子大透了。要是讀者竟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對它點點頭，說一句：「還可以的」，自然我會高興得連心臟都發了癢。可是有人看了馬上便賞它一聲「呸」，我也不把眉毛皺起的。不過，在這裏，我的希望是：讀者倘能看到它們都是以極嚴肅的態度寫出，並能在作品中發現我的小小靈魂不曾塗脂抹粉，那便是我意外的收穫了。

我所想說的，祇是這一點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天津。

目錄

序

三先生……………一

患難朋友……………九

浴……………三四

萬清伯伯……………四七

一掛念珠……………六八

三先生

在這世界裏儘有一些人基於他們某種特殊的癖好，甘心忍受人類的譏笑，要在我，我認爲這要算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了，但他們可覺得在這呆板的生活中，不加點兒足以令人興奮的香料，真不能算做真正的生活。這種人是最可憐的，像這樣的人，我就認識一個，我不但能說是認識，而且也配說知道他的靈魂，這得歸於一個事實：在學校我們倆同班，畢了業，又恰巧在一起作了事，由於這特殊的機緣，我們已在呼兄喚弟的稱呼着了。

人們都尊稱他爲三先生，稱他爲三先生是頗具有一些充分洽當的原由，因爲他有一吃，唱，女人」三位一體的人生哲學，而對於他的真名姓反而模糊了。

× × × × ×

「啊，三先生到，三位一體，哈哈。」

三先生的粗壯而矮的身形閃進了辦公室時，同事們照例是這末一嚷，三先生呢，聽到了這個，也是照例將兩隻眼睛擠成兩道線，笑了，笑的那麼輕鬆。底確，三先生的人

緣是呱呱叫，就憑那張帶有和平氣象的臉子，和溫和的脾氣，便可走遍天下。

他的人生哲學在他心靈上佔着最重要位置的，應該算是「女人」：沒有女人，可就沒有生活，這話一點不錯。

「三先生，我看你今天特別精神，別是昨晚……哈哈，太興奮了，昨晚。」

這話是同事們的口頭禪，三先生呢，並非是一些也嚐不出來這話裏的味道，他疵疵牙，笑了。你看，他原就是這末好脾氣，然而可也有這末一剎那，他認為也不應該玩得這麼兇，但究竟這是一種偶然襲來的思想，當然搖不動根深蒂固的他的人生哲學，在沒有人的時候，他輕聲嘆口氣，嘆氣的意思是表示沒有人了解他。

「老弟！」他叫我一聲，光景是要開口，但嘴唇可輕輕蠕動，却不會闖出半個字。我知道他的靈魂，我得替他打開他靈魂的一隅：

「老哥，人不知在什麼一個時候，就會被送進土裏去，乘着有口氣在，應該在呆板生活中多多加點鮮艷的顏色，對嗎？人應該永遠地笑，在笑裏渡過那麼一個充實有生氣的生活，對嗎？活一天要有這一天值得回味，值得留戀的生活，作個夢也該是迷戀的，粉紅色的夢，對嗎？女人給我們生機，女人叫我們知道人生的樂趣，對嗎？」

我好像已經把他心裏埋藏着的每個字，都給抓出來。他的眉毛那麼一揚，眼睛又擠成了兩道線，用手拍一下我的肩，他說：

「嘿，算你行，前面的話，我聽着可警拗，最後一句，你算說到我心裏去了。真你的，告訴你，聽你的話，我痛快，今天我得多吃兩盃乾飯。」

X X X X

三先生脾氣溫和還不算，他頂愛說話，祇是這就把三先生顯得渾身一團和氣，他的話在看見了女人的時候更多。

「嘿，你們瞧這腿真好，襪子真薄，肉都看得見，這襪子是真絲的吧，腳後跟上面怎麼還有個『塔』？你們看那個，身段真他媽的俏。走起來真精神，哎呀……你瞧人家的腳兒……怎麼我老伴就走不上人家這姿式來，媽的……她……」

同事們一陣哄笑，三先生也笑了。

三先生結婚已有五年，三先生的婚姻應該很美滿。因為三太太（既稱三先生了，當然三太太，不會有錯。）能說能做，應酬人像一團火，臉子也生得那麼令人可愛，說句現代流行的摩登話，她真夠上「甜」，然而三先生却恨透了她：「媽的，這娘們真厲

害。」

三先生對我說過：在這個世界裏我是最懂得他的一個，無論如何，我得勸他：

「得啦，老哥，幹麼生這麼大的氣。夫妻倆，你愛她點行不行？」

「你別提夫妻倆。這娘們逼的我太厲害，每月賺這五十塊錢，她都把過去，臉上總是媽的黑雲密佈，整天不給點好看的顏色，她還說：『扒窩子，哼，扒窩子，沒有一個小錢，我叫你扒……』媽的，她算說個滿對，老弟，活一輩子不痛痛快快地樂樂……」

別看三先生罵的凶，看見了三太太他可馴良得像隻貓。三先生有極大的涵養，這涵養得歸功於他的人生哲學。他心裏說：

「笑罵由你吧，我抱定一個主義，一聲不哼，反正在晚上，你得依着我……」

三先生和三太太中間是否有所謂愛，這可難說，本來三先生最歡喜女人，三太太是個女人，三先生當然愛她，何況三太太又那麼甜得叫人愛，但一個女人，任她嬌艷如花，三先生和她渡過一些日子，也就覺得不過如此，他深信「久而不聞其香」這句名言。

三太太知道三先生的無法動搖的哲學，也知道除了被三先生在某個時期「愛」一些時候外，她對於三先生簡直就是一個贅物，這是三太太的痛苦，三太太對於三先生認識

的極清楚，她有對付他的辦法：

「錢是要歸我保管，薪水發下來，如數交來，聽見嗎？」她嚴厲的說。

三先生不敢抗命。

有一次三太太可懷了勝利的心回了娘家，然而三先生是懷了興奮的心也到了另一個「家」。

「老弟！」三先生和我說他在那個「家」的情形，臉上冒出得意的光。「我可真玩了個痛快，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她住家去了，我的薪水，前天發下來，她全拿走了，一個小錢也沒剩，好狠，然而……」

然而她究竟是個女人，不知道三先生的神通，三先生除了在職務上應得的薪水外，他可還有一筆「外快」，在每天下班後，三先生還利用一小時教幾個學生呢。這筆款三太太可無從查考，這筆款恰巧是在昨天領下來的，三太太走的那天是星期六。到了晚上，三先生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寂寞」比「痛苦」還難忍受，三先生可不能辜負了這美麗的夜，他用手摸了摸口袋，腳狠狠的一蹶，出去了，心裏想：「去他的吧，不就是二十塊錢嗎！下月又來了，反正她不知道。」三先生的眼裏冒出了光彩。

有了錢，這位英雄才有用武之地。個把分鐘，三先生已安然坐在××里的一個「家」裏了。那「家」的一個女人，臉子可比不上三太太，但她真會打扮，話是說的那麼溫柔甜蜜，眼睛總眯眯地瞟着三先生，是那麽懶洋洋的叫入痛快，於是——

「於是我住下了，嚇，真痛快，這一夜……哼，我從來沒有這末樂過。」

× × × × × × × × × ×

三先生有六七天沒有上班，我怪不放心他的。下午下班後，我到了他的家。那天是星期六，三先生躺在床上，蓋着條棉被，屋子裏有股子臭味。

「怎麼啦，老哥。」

「咳，樂極生悲，那娘們臉子可真不錯，誰想到媽的有毒，轉天我便發覺了，真真確確，一點不錯！」

「你應該小心點，你應該顧到你的生命。」我知道這是廢話，但我得勸他。

三先生明白我的好意，但他有他的理論：

「這算什麼，三針馬上就好，前天我已打了三針，現在好了大半，再養兩天就上班。那天醫生對我說：『你放心，三針準保除根，你算真爽快，對，大丈夫應當敢作敢說』」

，這是英雄本色，誰也免不了這個！」

我點點頭，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

片刻的沉默。

「太太還沒有回來？」

「她嗎，一會就回來，我派人叫她去了，拋下我一個人冷冷清清，不叫她來？哼！

三先生又感到冷清了。

三太太回來了，滿臉怒氣，一進屋子，便豎起眉來大聲說：

「天下那有這等事，叫人沒法活。在家沒有住幾天，便把我叫了回來，哼，算你真行。你離不開我，是不是？我到要看看你要和我怎樣的好法……老弟，你也不是外人哪！我就沒有看見過像他這樣的人。老弟，你聽聽，他說我今天要不回來，他就遠走高飛。這是他派去的人親口對我說的。家裏的人都取笑我，我受不了這個。好，我回來了，我回來了，你要怎麼樣，哼！沒有扒簪子，就得在床上打膩。」

三先生一語不發。我真佩服三先生的涵養，他躺在床上，兩條腿拱了起來，順手拖

過一本書，若無其事的隨便翻了幾下，然後又把那本書輕輕的拋到一旁。他對我擠一擠眼，笑了。

我知道他的靈魂，我當然懂得他的笑，我好像已經聽見他心裏在說：

「罵吧，罵吧，今天我需要你，知道嗎，太太？反正你是回來了。哈哈！你能拒絕我？」

三先生的確是勝利了，我不由得暗暗挑起大姆指來，三先生到底不愧爲三先生。

一九四一年五月四日作

患難朋友

(一)

李士清先生反着兩手，慢慢地移動着裹在通天扯地的大衫裏的兩隻腿子，步子走得像蝸牛那麼慢。

太陽挺溫和地晒着他，有時從什麼地方飄來一點風——一點祇能將路上灰土騰起來的風，彷彿一團棉花輕輕在臉上擦過一樣，叫李士清先生渾身感到懶洋洋，膩特特的。路上有幾個小孩子打着鬧着，嘴裏罵着各色各樣的蛋。有時一個撮一把鼻涕抹到別一個的腮巴子上，那個就暖着嗓子罵起來：

「我×你娘，你姥姥！」

要在平常，李士清先生就得把眉毛深深皺起來，着實哼一聲：

「一羣小兔崽子們，哼，成何體統，成何體統。這羣東西長大了啊，一定不配穿長大衫的。」

接着就得瞧瞧自己這件通天扯地的大衫，輕輕點着頭，覺得自己是世界上頂文明的

一個。

今天李士清先生可沒心去理會這一套，他瞧也不瞧的向前走着，像柴棍似的脖子彷彿一點也撐不住他那個尖腦袋的重量，走起路來，腦袋一上一下的幌盪着，叫人擔心不知什麼時候就許掉下來。

他走幾步，就摸摸口袋，手觸到說硬不硬，說軟不軟的那些東西，他的皮膚就覺得一陣熱，連心臟都有些癢起來。

「沒想到一給就四百塊！」

要是路上祇有李士清先生一個人，他無論怎樣也得痛痛快快地大笑幾陣，這種事情還不值得李士清先生笑嗎？可是不知怎麼他忽然想到了那些下等人可都好有事沒事地嚷起來笑起來。李士清先生是屬於文明人那一流的。想到這裏，他拚命把笑關在肚子裏。

可是同時，李士清先生的心微微一跳，臉子上感到一些熱，他摸摸自己的下巴，瞧瞧自己的大衫，他覺得他確有出人頭地的地方。

一點不錯，李士清先生確是出人頭地，不然貴生奶奶會這末相信他？他又摸摸口袋，想起了他在貴奶奶家自己的得意傑作，身子像泡在溫水裏似的那麼舒服。

他的步子拿得更穩了。一步一步的向前邁着，那件大衫便在他腿子後面一飄一飄的。一陣風吹來，他祇覺得有種輕鬆的快感，像對着情婦漂白臉子談話時那種舒服的勁。

這位走路的人現在不曾意識到他是在走路，他的心和神經什麼的都被回憶弄得太興奮因而非常緊張了。

不是誇口的話，李士清先生真有幾手，沒有房子沒有田，而李先生却獨自在鎮上過得挺舒服的日子。他頂痛快的時候，總好對着鏡子細細地看着自己，偏左瞧瞧，偏右瞧瞧，脖子輕輕扭扭，挺起了胸脯子走一步，腦袋點幾下，不知道是什麼根據，他總覺得一個文明人是要有這末付臉嘴的，祇是腦袋尖了點兒，可是這一點都不礙事，古時有個叫朱什麼璋的，他的嘴簡直還像個豬呢，而人家依然那麼出人頭地。

一點不錯，李士清先生憑一張嘴，一個尖腦袋，便在鎮上創出了一條路：說媒介紹買賣田地當房子，神通着實大着啦。鎮上的人誰不知道李士清先生，尤其是貴生奶奶最佩服他，自從貴生爺一死，貴生奶奶守着個兒子過日子，一切事情可都得感謝李士清先生。他爲貴生奶奶田裏的事情，不辭勞苦的跑着，去年還爲貴生奶奶買了一塊水田，據

說，那筆交易成功之後，李士清先生便到了個什麼地方，在那裏玩了個把月才回來。

這末着，李士清先生和貴生奶奶家走得頂親近。

「人家貴生奶奶——你別看是寡婦，哼，日子過得頂舒服啦，人家啊，一年收幾百担穀子，手邊還有許多錢放放債，這是——噫，你說……這可是吉人天相，對着啦，對着啦。」

貴生奶奶可拿李士清先生當親信人看待，什麼事都和他商量，什麼事都求他給辦。李士清先生覺得他是世界上頂幸福也頂偉大的一個人。

於是他整天溜起個尖嗓子哼着，走起路上全身是勁，他那個尖腦袋幌盪的也更厲害起來。

說真的，鎮上的人誰不佩服李士清先生。

可是祇有韓老萊那個傢伙竟然侮辱過李士清先生一次。

一想到韓老萊，李士清先生恨得咬着牙，那個老傢伙，一個粗俗的田夸老——沒想到他倒有一個漂白的閨女，這末一塊漂白肉養在這末一個田夸老家裏，李士清先生總覺得不對勁。你瞧，糟透了，幾年來年景不好，那塊漂白肉可跟着那老傢伙受了罪，整天

有一餐沒一餐地混，哼，這是什麼年頭啊——那老傢伙可一點也不打算一下，別人替他着想，給他閨女找個主，得些彩禮免得受這窮罪，說真的，這樣的一塊漂白肉，誰不想吃？要是經李士清先生一辦，不是他又可以有了「落子」。可是——媽的，那老傢伙居然罵起關心他閨女前途的李士清先生來了。

「你拿我當什麼人？滾媽的蛋，我們爺倆餓死，你小子管不着！」

你瞧，這股子勁，真叫人起火，世界上真還有這種不懂事理的混蛋。聽說，那老傢伙這幾天病了，還不清，可是李士清先生這口氣總不出，他恨透了韓老萊，一想到他，李士清先生就狠狠地咬着牙，他下了決心要報復一下，那就是說：他一定得把韓老萊的閨女由他手裏嫁出去。

他靜心地等待着機會。

就在那天，可來了個機會。

貴生奶奶派人請李士清先生，有點事和他商量。

李士清先生一進門，貴生奶奶就拐着一雙粽子似的腳走到他跟前，腮巴子上的肉給震得一頓一頓的。

「這件事啊——哼，哼。我說，李先生，你得給我辦，無論怎樣——」說着，他撮一把鼻涕，用力往地一甩，手上那些黏黏的東西一時沒有東西可擦，就在身旁一個椅子腿上抹了幾抹，然後一屁股坐了下去。

可是這時房門忽然訇的一聲——一個人拐着一隻粗腿，喘着大氣，左右搖擺地走進，看來活像一個黑狗熊，整個屋子彷彿被他那粗矮的黑影子擋暗了半邊。

他瞅一眼李士清先生，然後對貴生奶奶：

「媽，你給我兩塊錢，告訴你啊，一塊可不行！」

說完便又喘着氣，眼珠子向上一翻一翻的，同時用手去搔那個剃光了的黑腦袋。要是你初次看見這位少爺，你準得打個寒噤，接着立刻起一身雞皮疙瘩。

「肥哥，」貴生奶奶一邊掏錢一邊說，臉子是笑嬉嬉的，「二十多了，見了人還不懂說句話，真是真是，看見了嗎？那是——」

可是突然那個肥哥嗓子裏「唔」了一聲，身子便向後倒。貴生奶奶可尖叫了一聲，不知怎麼來得這末利落，她站起來就往前一撲抱住了肥哥，接着就喊李士清先生，嗓子可不像貴生奶奶的嗓子。

李士清先生知道這位少爺又犯了病——雞爪瘋，他趕緊把他拖着放倒在床上。

這裏，這位少爺眼珠子全吊了上去，痰在嗓子裏咕嚕咕嚕的叫，胸脯子像浪似的一上一下的喘着，渾身沒命的哆嗦，腿啊腳的挺得比鐵還硬，可是那兩隻手向腕子裏緊緊縮着，抽着，看來活像一對雞爪子。

李士清先生是第一次見識到這位少爺抽瘋的把戲，他手心裏淌着冷汗，胸脯上像有個什麼東西措緊了似的透不出一口氣來。

可是一會兒，那位少爺呼吸就和平了點，眼睛閉上了，腳啊手的也都鬆了開來，這末着就恢復了原狀。

大家都鬆了一口氣。

接着貴生奶奶使勁嘆了一聲，顫着嗓子：

「真愁人，李先生，你看，什麼法子都治過了，可一點不見輕，一月總得抽兩三次，我想趕緊給他說個媳婦，娶過來沖沖也許——哼，提起這個來，真氣人啦，誰家都不說，可是，娘拉格×的，難道咱孩子就說不上個媳婦？咱孩子就是有個抽瘋的病啊，除了這個，娘拉格×的，咱孩子哪點含糊？叫他們說說……：……：……：叫他們說說，娘拉格×的

「哼！」

李士清先生聽着，他咳幾下，不時地把眼珠子溜到躺在床上的那位少爺身上去。

「李先生，」貴生奶奶又開了口，「我不叫肥哥出大門一步——這孩子倒聽說，整天跟下人們打麻將，李先生啊，我告訴你。這小子可真聰明，別人都來不過他。」

說着，她眯着眼睛格兒格兒的笑起來，笑得露出了滿口的黃牙，笑啊笑的就使勁咳一聲，吐出一口膩膩的黃痰，她用手抹抹嘴角，就又：

「聰明啊，哼，現在他都二十多的小夥子了，還說不上媳婦，李先生，你說，你說，難道咱孩子就該打光棍嗎？娘拉格×的！」

貴生奶奶腮巴肉掛了下來，頸子一伸一伸的，接着她灑了一把鼻涕，兩眼霎着，彷彿要哭的樣子。

真是，孩子哪點不如人？娘拉格×的，他們誰都不願意和貴生奶奶作親，這可真值得氣憤啦。

貴生奶奶恨透了這羣人，她恨不得天上打個霹靂，一下子把他們都劈死。突然她一拍大腿，把嘴唇一扁，下巴上就堆起兩三道肉來。

「娘拉格×的，李先生，我請你來就是爲這事。咱們有的是洋錢，咱們用錢買，娘拉格——還會買不出來一個？李先生，我託你給辦，你怎麼也得辦成了啊。哼，老娘有的是洋錢，娘拉格×的！」

李士清先生一直地就坐在那裏聽着，他腿啊腳的都沒動一動——這是文明人沉著的氣象。李先生學來了這一手，就是方才他腿子的什麼地方發癢，他也強忍住了沒用手去搔。

聽了貴生奶奶的話，他的心輕輕一跳。

這可是一個機會，天給李士清先生的一個報復的好機會。他又想到了韓老萊家裏放着那塊漂白肉。

「哼，那個老傢伙病着，說不定還許歸了陰。死了啊，連棺材睡都沒有，媽的，放着個值錢貨，那老傢伙可不——哼，他一病，他閨女總得由我處置！」

李士清先生嘴角掛起一絲笑意。他想這件事，貴生奶奶既肯花大錢，包在他身上準能成功。這年頭，錢是神仙。辦成了啊，想像這筆油水，李先生準能撈個相當的數目呢。

李士清先生坐在那裏，心跳得震耳朵，臉子發着燙。這位財神奶奶就這末信仰李士

清先生，什麼事都託他辦。有時還對他說：

「李先生，真是……太客氣，太客氣，託你辦點事，用了錢，總還一分一釐的報賬，真是……真是，還會有錯？」

你瞧，貴生奶奶這末相信他，這回可又求他給辦這樣的大事。

他高興得心臟都發癢。他覺得肚子裏有股子熱氣要爆出來，他恨不得一下子跳過去把那位財神奶奶摟抱一下，再親個把嘴什麼的。可是他竭力鎮靜，他站起來，咳一下：

「你老人家放心，咱們有的是錢，什麼買不來，哈哈……你老人家——」

貴生奶奶可接了過去：

「李先生啊，我就爲出這口氣，你知道，我們總得……娘拉格×的，還總得買個頂出色的人，叫他們瞧瞧。老娘用錢買，哼！這件事成了啊，可得重謝你啦。」

「哈呀，提不到這個。」李先生渾身骨頭都覺得彷彿脫了節。他裂開嘴笑着，眯着兩隻眼睛。呆了一會他伸長了脖子，嚥門口一下，然後把尖腦袋向前湊了湊，用手一拍胸脯子，放低了嗓子：

「這件事包在我身上。你老人家看，我給你老人家弄個頂漂亮的，對啦，叫他們瞧

瞧。咱們有錢，什麼辦不了？一定得買個頂出色的，才對的住肥哥。可是——」

這裏，他又咳一下，眼珠子瞧着貴生奶奶。呆會兒他舌子打着結：

「可是……你老人家總得……總得多花幾個。這年頭，錢最要緊。你老人家放心，祇要我們肯出大錢，什麼都買得來，這事包在我李士清身上。」

於是貴生奶奶拿出了四百塊錢的票子，交給了李士清先生。

李士清先生用發瘧疾似的手接了過去，眼睛釘着手裏的那堆票子，聲音發着喘：

「嚇，嚇……忙什麼，辦成了再……嚇，你老人家……你老人家三五天聽我的喜信。」

就這末着，李士清先生走出了貴生奶奶的家。他豫備這就到韓老萊那裏去一趟。他在路上走着，不時地用手摸口袋。

「沒想到一給就四百塊，哈哈！」

四百塊底確不少，可是李士清先生忽然想到韓老萊那老傢伙受一輩子窮，見過什麼。花四百塊買他的閨女，可真冤枉。李士清先生沒有辦過這種事。於是他決定花一百塊，那三百呢，自然是得入李士清先生的腰包。

「哈哈，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他的生活可又有了興奮劑。事情辦成了，貴生奶奶還得酬謝他，數目一定還少不了。人家是財神奶奶，花幾個錢可不打算盤。說不定就得酬謝一百，也許二百哈哈，二百加三百，整整五百，五百！

「從此以後……」

從此以後，他又可以到個什麼地方去玩玩，人生是爲了什麼？書本子上說的有句什麼『及時行樂』……對，總得樂樂。吃點好的，穿點好的，打打茶圍，撲撲娘兒們，媽的，這個人生才有意義，才有價值。

李士清先生打算得心窩麻癢癢的，血管裏像有什麼熱的液體在流着，全身熱辣辣地發燙。

他依然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他在計劃到了韓老萊家裏需用怎樣一種說詞。這次，他要認定方向，準備了武器，一下子要打中韓老萊的要害。他確信他有這種能力，他彷彿已摸索到未來的勝利了。

可是他忽然想到他應當到什麼地方喝兩盅再去。

於是他加快了步子。他向北走，又向西轉了兩個彎，大搖大擺地進了東盛居。

東盛居還沒有什麼人，他揀了一個座坐下。要了兩壺酒，一盤糖醋排骨。三盅酒下肚之後，他感到一陣燥熱，鼻子上見了幾滴汗珠。他站起來用手解着大衫的鈕扣。可是一眼看見對面坐着兩個短衣漢子，他狠狠瞅了他們一眼，鼻孔裏輕輕哼了一聲，又坐了下去。

一看就知道那倆個是頂粗俗頂沒有用的人。媽的，天生下流的野種。李士清先生是頂文明的，脫了大衫還和那兩傢伙有什麼區別？

「真怪……真怪！」李士清先生輕聲嘟囔着。他自己摸不清——剛才爲什麼偶然覺到一點熱，就想把大衫脫掉。

又瞅瞅那兩個，他後悔不該走進這個館子來，糟透了，裏面怎麼還有這末兩個傢伙

！於是，他趕緊喝幾口酒，招呼夥計算賬。可是忽然一眼落到盤子裏吃剩下的那兩塊排骨。他像忘掉了一樁什麼大事似的叫夥計把他包起來帶着，一盤排骨是多少錢啊，難道便宜了夥計？哼！

接過了排骨，李士清先生才匆匆走去。走到門口的時候，他還扭頭狠狠瞪了那兩個傢伙一眼。

(二)

韓老萊的病還沒好，這幾天彷彿更見點重，臉子灰白，腮巴子陷了下去。

他躺在床上哼着，有時瞧一眼女兒蘭姐，他全身就發一陣子緊，五臟像有滾燙的蠟油在流着。

他有一個兒子，可是打前年便出去當了兵。直到現在連個信都沒有。這個兒子也許還活着，也許就死了。這件事韓老萊不敢想。總而言之，他現在還想在這世界裏活下去，祇是爲了他閨女蘭姐。要是蘭姐有個——那簡直什麼都完了蛋！

蘭姐二十歲了，韓老萊知道應該給她說個人家，可是他總想要是再把女兒撒了手，這世界裏就祇剩了他一個——他還混個什麼勁？

可是你再看看他們這日子——怎樣往前混啊。當沒的當，賣沒的賣。眼巴巴瞧着蘭姐挨了兩天餓了，韓老萊的病可一絲都不見輕。他恨不得身邊有個炸彈，一下子把自己炸個粉碎。他想痛哭，他覺得心臟上像有個燒紅了的針刺着似的。

可是這時李士清先生到了。

韓老萊和蘭姐看見了李士清先生，他們的肌肉都跳動了一下。

韓老萊把李士清先生看透了。他知道李士清先生眼珠子看人是看你值多少錢，韓老萊在李先生眼裏價值呢，就完全在乎他有個蘭姐——一個價值昂貴的漂白肉。上次李士清先生被韓老萊罵了出去，這次，看吧，李士清先生準得有一手。

一點不錯，李士清先生是豫備來幹一手的。你看，他臉子冷冷的，兩片嘴唇緊緊閉着，不叫有一絲縫兒，看來簡直是一個惡形。

「嘿……」李士清先生眼掃一下蘭姐又掃一下躺往床上的韓老萊，「咱們好久不見了！」

這裏李士清先生咳一下，嚥口吐沫。停了一會，他就尖着嗓子，拉長了聲着：

「咳——！病啦，什麼病？吃藥了沒有？」

韓老萊瞅着屋頂，咬着牙。他嗓子發顫：

「吃藥？——我們爺倆活都沒法活。吃藥？——」

蘭姐站在那裏，嘴唇成了白色。她瞧着李士清先生，覺得一件了不起的禍事就要發

生。她的心跳得很響。

李士清先生又開了口，臉子冷得像冰：

「你病啦，我說——朋友，難道你就叫我閨女跟着你挨餓——」
停停。他瞅一眼蘭姐，就又：

「你們蘭姐餓了幾天了，我說？」

喘：
躺在床上的那個，臉色突地一變。他瞪着眼，用力的叫，嗓子是啞的，而且有些氣

「你……你……這種話少說……少說！」

他全身血在沸。他想一下子掙扎着坐起來，要叫在他面前說話的那個知道點分寸，可是不知怎麼他眼前突的冒出無數小金星子，他趕緊閉上眼，胸脯一上一下的起伏得很厲害。

蘭姐渾身打哆嗦。她想一步跑過去抱住了爸爸痛哭一頓，可是她並沒有這末作。她呆呆地楞着，整個身子成了化石。

她想不到將要是怎樣一個結局。天知道，也許是個極悲慘的！

突然李士清先生冷笑幾聲：

「嘿，我說——朋友，你怎麼這末肝火旺。你活了這末大了，對朋友就這樣子？我來你知道爲了什麼嗎？」

他停一下，似乎要等韓老萊的回答，但不，他又繼續說下去：

「我來啊，全是爲你們，全是爲你們。」

說着，他把右手伸到口袋裏，掏出那一百塊錢的票子，用種極輕鬆的姿勢在韓老萊眼前一晃：

「你看，這是一百塊。告訴你，現在有個主，想說個媳婦，彩禮一給就一百塊。朋友，我要你一句乾脆話，你答應，這些錢是你的。不行，咱們吹，我再回復人家。」

韓老萊瞅着李士清先生手裏那些票子，牙齒狠狠咬着，連腮巴子都隆起多高。嘴唇發白，兩手沒命地顫着：

「放屁 放屁，趁早滾蛋。再這末逼我們爺倆，我豁出這條老命……這條老命……」

他費了很大的勁說出這些話，臉成了死灰色。眼瞪得大大的，嘴唇動着。他用乾巴

巴的手摸着胸脯子，上氣不接下氣的喘。

韓老萊這些話叫李士清先生憤怒。他很想發作一下，可是他覺得現在不是時候。他拚命把怒氣關在肚子裏，一面緊緊釘着韓老萊那張死灰色的臉。

「你這是怎麼，你這是怎麼。你要知道，我全爲你們着想。你看，上次你罵了我，我並不惱你。咱們是同鄉，一切事，我就得替你打算，我就替你們這日子發愁。這樣的老朋友，又有共患難的交情，我還會不關心你。你們這末混下去，混到幾時爲止？朋友，別這末肝火旺，我說。你想想，你們吃什麼，喝什麼？況且你又病着，朋友，你的病見輕嗎？不見得吧，不見得吧。你這病不治怎麼也不行，可是話又說回來，錢呢？我說。哼，朋友，我說句喪氣話——不怕你警扭，你要是一口氣不來啊，你們蘭姐——死，人的生死，哼，誰能說得準！」

像是讀熟了背出來的這些話，叫正在怒沖沖的韓老萊感到一些悲哀。他霎一霎眼睛，眼眶子上便濕漉漉的了。

那個說話的人將豫備的話又一氣的說下去。

「朋友，你就是這一點不好，性子太急。可是我知道你的心很直正。朋友，你想想

，我處處爲你們打算，爲你們着想。這裏還會有我李士清一點好處？咱們是有幾十年的交情，我真替你們發愁，更替你們蘭姐發愁。一個人沒有半點打算還成。祇閉着眼向前混嗎？你看，你這病，你的病已經有十幾天了吧，你的臉可真不像樣子了。朋友，我不是成心叫你彆扭，我是說，你這病不想法子治可不是玩的。可是，朋友，你還不明白？我們活着，沒有錢還成？難道你不想想這病，你不想想你們蘭姐以後的日子？」

停一下，他咳一聲，嚥口吐沫：

「朋友，你不想活，你不想叫你們蘭姐以後享點福？你的兒子有信嗎？你的兒子準保能給你送終嗎？哼，現在你爲誰活着？還不是爲你們蘭姐。朋友，要是你沒有錢，你什麼都完了蛋。你死了沒有棺材睡，你們蘭姐孤零零的一個大閨女——」

這些話像連珠砲似的，發了出來，很有力的打中了韓老菜的要害。

蘭姐祇是咬着下嘴唇，淚水站在眼眶子上。

霎時的沉默。

那個勝利的人笑一下，就又說下去。他好像一個已經佔到上風的人，要是趁機猛攻，可以使敵人全軍覆沒。

他臉子緊張着說：

「現在你有了活路。祇要你點一下頭，一百塊歸你。不行——還是那句話，我拿走。可是我要你仔細想想，你想死還是想活，朋友，你仔細想想。」

韓老萊聽着李士清先生的話，他那顆心像有個鐵刷子刷着似的。這其中的一切利害，他都想不到。他祇想着他的病，想着他的閨女蘭姐。

他想啊想的，五臟六腑就往下沉。他身子雖然結實得像匹牛，可是這次病了十多天了，他自己覺得一天不如一天。真要是——一口氣不來，拋下蘭姐，一個大閨女，孤零零的——李士清先生的話可一些不錯。生死的事，誰說的準呢。

他開始想那一百塊錢。他老了，他這一病真叫人擔心。這末着，他們這日子真就沒法子向前混。蘭姐二十歲了——究竟是個閨女。怎麼，還真叫她跟着爸爸一輩子？

「一百塊彩禮不少，不少！」他肚子裏說。

韓老萊的心有些動搖，原因是他極愛蘭姐，他不能叫她跟着受罪。萬一他死了，蘭姐的結局簡直不堪設想。同時，他還想活，多活一天，他能多看見蘭姐一天。

一百塊彩禮不少，不少——

可是他忽然又想到了李士清先生。他今天純爲報復而來，拿了彩禮，無異算把女兒送進了火坑。

韓老萊全身哆嗦起來。他覺得李士清先生簡直就是一個魔鬼。他隨便可以擺佈他們的命運，隨時可以推他們到一個無底的深洞，推下去就永不能翻身。一個悲劇的想像叫他的神經變成極度的錯亂。

他的臉成了死灰，接着就緊緊扭起來。眼淚直往下淌，越淌越多。胸脯像浪似的起伏着。

這時，李士清先生可不耐煩了，他眉毛緊緊皺着，把最後的武器又向着韓老萊攻上去。

「你這是怎麼？這末條漢子也學娘兒們的勁嗎？光哭有什麼用？你眼前有一條路子，還有什麼值得難過的？太傻了，太傻了。我不是逼你，不過我耽心你會走錯了路子。我還有別的事要辦，光在這裏爲這點事就誤着可不像話。」

韓老萊呼吸得很急促，他的嘴唇沒命的動着，想要開口。可是這時突然一句話，像天上起了個大霹靂，叫韓老萊身子一震。

「什麼都依你，我……我答應了。我祇要……祇要爸爸活！」
聲音顫得叫人的五臟都打哆嗦。

韓老萊拚命睜大了眼，扭頭去瞧蘭姐。這話顯然是從蘭姐那張嘴裏說出來的。

蘭姐站在那裏，眼裏泡着淚水。她仰着頭瞧屋頂，拚命不叫眼淚掉下來。她臉發青，緊緊咬着牙，恨不得一下子把牙咬個粉碎。

她什麼都看透了。她覺得她面前沒有半點光明。她恨自己是個女的，替爸爸做不出一點事。看看爸爸那張灰色的臉，腮巴子全塌了下去，眼眶子一圈青，嘴唇蠟那麼白，可是還挨這種苦，受這種罪。他們爺倆，瞧瞧着這種饑荒的勁——爸爸的病簡直沒法子好。沒了爸爸，是怎樣的一種日子呢？無論怎樣總得想法子不叫爸爸死，也許錢就行。李士清先生手裏不是有一百塊錢嗎？他不是送來給他們爺倆的嗎？她得拿過來。有了錢，爸爸就活了。李士清先生是一個魔鬼，還是一位活佛，她一點都想不上來。她祇想着那一百塊錢，那些能救爸爸性命的錢。至於她自己呢，反正她的生命已被個什麼東西釘住了，釘到一個不可知的地方。那個地方必是一個深深的黑洞。她在那黑洞裏活下去也好，死去了也好！

她覺得五臟被誰給挖空了似的。她瞧着李士清先生，嘴唇沒命地發顫，嗓子也不像是她自己的嗓子：

「我答應了，錢給我……給我。」

那個笑一下，把錢交給了蘭姐。

蘭姐的話像把鋒利的錐子，刺到韓老萊心窩的深處。可是他這時不知怎麼一點也覺不出痛苦來了。他雖然覺得眼前彷彿有一樁禍事，但並沒想到可怕。現在他心裏空洞洞的，什麼事都想不上來。他差不多已沒有了什麼知覺了。他躺在那裏祇是覺得他腦子在拚命地喊：我要活，我要活！」

韓老萊瞧一眼蘭姐，就蓋上了眼皮，可是一會兒，他又張開了眼。

「蘭——姐！」

聲音彷彿一點燭火，被風吹得那麼一搖一搖的。

蘭姐來了，靠着床坐了下去，眼瞧着爸爸。

韓老萊顫着手向蘭姐頭上伸去，可是到了半路上就沒了力氣，於是就把手放到自己的胸脯上。

爺倆眼對瞧了半天，最後爸爸把眼移開了點：

「蘭——姐！我……我害了你。你祇當……祇當你沒有這個……這個爸爸！」

說完眼一閉，淚水就流出來，從眼角流到鬚邊。

「爸爸，別哭，咱們有了錢！」她把手的票子舉在爸爸的眼前，那隻手可發着抖。

「有了錢爸爸還哭幹嗎？爸爸，別哭，別哭，咱們有了錢。」

可是蘭姐眼紅着，眼眶子一汪淚水，接着就掉下來，掉在爸爸的手上。

爸爸無力地張開了死灰色的眼，嘴唇動着，氣喘着：

「你……你……你也——」

他嗓子裏像給什麼東西梗住了。

蘭姐掉轉臉去揉着眼睛，拚命咬住下嘴唇，腮巴子一抽一抽的。她想跟爸爸說許多話，可是一句也說不出。

忽然她一頭倒到爸爸懷裏低聲哭了起來。

李士清先生站在那裏，鼻子發着酸。

「真可憐。」他心裏說。可是懶得瞧他們，他怕把他肚子的高興給攪了。於是他

咳一下：

「你們答應了，是不？人家還急着娶，我得走了，你們聽信吧。」

他轉身一腿就跨出了屋子，向前走了兩步，他又扭頭，把嘴一撇，對着那屋子點着頭：

「你們認識了我李士清了吧，哼！」

說完，他輕聲噓口氣。忽然他又想到腰裏的那三百塊錢，他覺得渾身輕鬆起來。於是他扭過頭來加快了步子，走了下去。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作

浴

「三爺！」

「三爺！」

「三爺！總沒洗！」

一些光着屁股的小伙子們，見了這位三爺，格外顯得和氣的亂嚷，嚷得那麼乾脆。被叫的那個可一聲沒哼，眼皮抬也沒抬地由一個光身子的小夥子手裏接過一條毛巾和一塊胰子，一座黑山似的衝進池塘，整個池塘被他那一身漆黑的肉擋得暗了半邊。他在牆上寫着「熱池」的那邊坐了下去。用手撩起水來先洗一洗腳，腳沾到了熱燙的水，好像一件什麼事情觸怒他似的突然裂開嘴，咬着牙，沒命地用手在腳指縫裏搔起來。搔了個把分鐘，才漸漸平息下來。於是他用了一種極輕巧的姿勢將整個漆黑的光身子下到水裏，立刻便由丹田裏使勁怪吼了一聲，彷彿有個什麼東西狠狠刺了屁股一下似的。嗓子可那麼尖，和這末一個龐然大物顯然是一點也不調和。

現在這位三爺整個身子埋在水裏，能見到的祇有那張肉球似的臉。也不是水太熱了

怎麼的黑色的臉子冒了紫，禿了頂的頭油亮亮的發光，豆大的汗珠子沿着腮巴子直往下滴。這時三爺用九成鼻音拉長了聲「嚇」着，膀子往上一斜一斜的顫動，水便往上冒花。雖然水埋着他的下身，但可一點不難斷言他定是用手正在襠裏搔着什麼。八成這位三爺有「腎囊風」。

突然他不知用了怎麼一種力量從水裏猛的站起來，兩隻腿劈成「八」字形，用手把熱燙的水沒命的向襠裏擦，那聲音像山上滾下來的瀑布。擦了會子，這才好像去掉了肩上的幾千斤石頭似的覺得輕鬆了點兒，平靜了點兒。

旁的洗澡的可都用眼瞅着他。

「怎麼這傢伙……洗澡還是玩命？」

怎麼你們說這話有點輕視三爺嗎？你們可不知道，三爺昨天一夜眼都沒閉，直到早晨八點才睡。而且……而且——三爺可夠上十二分的累。這勁真難受，渾身上下到處軟軟的，像是三伏天的洋蠟。也難怪，昨天晚上在一個什麼旅館，麻將就打到午夜三點。完了三爺可沒走，抽足大烟，在性慾上不知加了股子什麼勁，三爺可……三次，嚇，三次……三爺想，要玩便玩個痛快。可是每當玩完，總得洗個澡，狠狠的洗個澡，什麼事

也不怕，就是有毒，也會隨着熱燙的水消滅得乾乾淨淨。

總而言之，三爺今天這個澡洗得極爲痛快。疲乏隨着汗滾到水裏，渾身固有的精力彷彿全被抓回來似的。

兩個多鐘頭以後，三爺拉着懶懶的步子走出池塘，全身被水燙得紫茄般的顏色，上面冒着熱氣。

這塊龐然大物走出來，立刻便被那些穿白褂子的夥計們看見了。

「三爺，洗完了。」異口同音的。

三爺被安排得舒舒坦坦的躺在箱舖上，身上蓋了好幾條大白毛巾。

三爺深深喘口大氣，斜了一眼對面牆壁上的鐘。三爺的眼是「近視」還是有點「花」，那可難說，反正他沒有看清，你看他問了：

「嘿，幾點了？」

隨着聲音閃電似的跑過來一個。

「四點半，三爺。」

接着送上一條熱手巾。

那個沒命的擦着那張黑肉臉。剛擦完，吐出一口氣：

「四點半？好，早飯我還沒吃。好累，媽的早八點才睡：嘿，叫的飯來了沒有？」

「就來，三爺，電話已經催過一次了。」

三爺坐了起來，端起茶盃喝了一口，然後像是自言自語：

「好累，媽的早八點才睡。」

又喝口茶，同時眼珠子斜一眼那夥計。放下了茶盃，眼睛直直的落到對面窗子上的那塊有個大裂子的玻璃上。灰色的眼珠有點向上，乍一看好向是翻白眼。

這話那夥計聽個滿真，不答腔可不對。一年三節三爺總十塊八塊的賞，總得在三爺面前顯得要和氣。但他一時可不知說什麼好，他擺出一付笑着的臉，笑得滿腮巴子都是皺，嘴裏祇是：

「呃呃，……三爺……」

然而三爺可自己開了口：

「媽的昨天住窩子啦！」

提起窩子，他的心可輕輕一跳，渾身有點懶洋洋的感覺。鼻子不知怎的一酸，打了

個噴嚏，回憶也從噴嚏中噴出來。

昨晚那娘們可特別漂亮，身子真肉感，走起路來，肥大的屁股左右一擺擺的叫人覺得……一雙大眼又黑又亮，眯眯的瞟着三爺。一笑，嘴巴上便揉出兩個酒窩。

「幹媽總釘人哪！」細聲細氣的。

「愛你末，來，香一個嘴！」

她輕輕笑了，抿着嘴巴皮。

於是三爺走過去兩手捧起她的臉……於是——

嚇嚇，……那時候！

三爺心跳得發響，黑臉子發着燙。

他吐了口吐沫，又躺下身去。

努力伸個懶腰，用屁股的力量將整身子往上挪了一挪，吐出了焦黑的舌子舐舐嘴唇，眼睛懶懶地閉上了。眼一閉，可不由得又往那上頭想。

紅紅的臉，像個熟杏子。光光燙燙的頭髮，帶着股子怪好聞的香味。抿着嘴巴皮，笑了，笑了，揉出兩個酒窩……

他的身子轉動了一下。

扭，走路永遠是扭。扭得真……還有那小嘴……小得……真要命……真軟……

他輕聲噓口氣，屁股轉動一下。心跳得又快又響，全身覺得都飄起來，彷彿泡在溫水裏那種舒坦的勁。他嘴邊掛起一絲微笑來。

突然有個聲音打斷了三爺的回憶：

「三爺，飯來了，您先擦把臉。」

「媽的正想到妙處。」三爺肚子裏說。

一個小孩把提盒裏的東西——三十蒸餃，一盤雞絲面湯，一小壺醋，一雙筷子——都舒舒齊齊擺在箱舖旁邊的小桌上。

這裏三爺坐起來，接過手巾，連頭帶臉的上下擦了一陣子，那禿頂便越發賊亮亮的冒光。他抓起筷子剛想吃，可是突然發現缺少一件東西——蒜。三爺吃餃子沒有蒜可不成。真的，吃餃子哪能沒蒜？三爺有點怒：叫夥計們三番五次的囑咐多帶蒜來，哪知道反而——乾脆沒有。

三爺瞅一眼那小孩子；

「嘿，蒜呢？」

那小孩子也不是龔怎麼的一聲沒哼。他正在低着頭蓋提盒蓋子，用手提起來這就要走，一下把三爺的「火」可給勾出來。

「我問你，蒜呢？媽的龔子啊！」

正要走的那小東西被他這末一叫，就把嘴啊眼睛的睜得挺大，一時可不知說什麼好

這裏三爺可忍不住了。他眼珠子瞪着，嗓子提得高高的嚷，可是依然那麼尖：

「蒜，蒜，蒜，你是龔子啊還是媽的成心？」

這一嗓子像一聲號令，所有的躺着的旁人都猛地坐起。幾十個眼珠子一齊射過來，不知是出了什麼事情。

三爺可滿沒有理會這些眼珠子，他的怒火正大着啦。都到了下午四點多了，早飯還沒下肚，洗了澡，可更覺得空空的難受，好容易飯來了，然而蒜又沒有。吃餃子沒有

「吃餃子沒有蒜？媽的你安着什麼心啊！你他媽的成心不叫老子吃啊！你這小王八

羔子……裝媽的龔……」

被罵的那個小孩子臉上的顏色可有點不大好看。他輕聲嘟囔一句什麼，然後：

「忘……忘掉了……對付着吃不行？」

「混蛋，叫我耀三爺對付着吃？放屁！老子沒蒜不成！媽的回去拿去啊，你媽的吃餃子不吃蒜？王八蛋！」

突然那小東西臉子變得極難看，像有個什麼鬼附在他身上橫了起：

「別老子老子的，你是誰的老子啊！」

你瞧，這種反抗的勁，耀三爺還是頭一次碰到。他耀三爺這一輩子可沒有聽到有人敢用這種腔調和他說話。誰不三爺三爺的叫着，就是那些被他罵過兎羔子叫我×的人不也是低着頭應着「是是」的！

耀三爺勢力大着哩。誰不曉得耀三爺，就是耀三爺的出身，有人都知道的清楚——一個窮地痞。

不過從前是從前，從前的事情不能總說。三爺究竟能幹，有魄力。不知怎麼一來給他混出一條路：在一個機關裏充任個什麼「長」，幾年來連摟帶弄點投機事業做做可着

實有點子錢。有誰得罪了三爺，三爺一句話就能把他押到個什麼地方，一押就是個把月

。

一些人可竭力送東西巴給這位耀三爺。

「有我，」三爺用炭似的黑毛拍拍胸脯子，對那些常送東西的說。「什麼人敢得罪我們，真算瞎了眼，有什麼事祇管找我！」

不是吹，誰敢給三爺釘子碰。今天這小東西居然——

三爺發了狂，全身血在沸。他覺得血管和肺什麼的都要爆炸。他恨不得手裏有個手溜彈，一下子就把站在眼前的那個小王八羔子炸個粉碎。

對面那個小東西可瞧清了那張臉，那是個什麼臉啊：眉毛緊緊的擰着，一根一根地都豎立起來。黑臉子變了青，死魚樣的眼珠向外冒火。瞧這股子神氣，這是個什麼神氣啊，這是！

突然三爺把肚子上的那幾條毛巾向旁邊一擦，光着身子跳起來，他那大肚子的黑肉便被震得上下顫動着。他向前一步，伸手照定那孩子拍拍兩個嘴巴，接着脚一蹶，黑腦袋一幌，叫嘎了嗓子，那嘎起來的嗓子越發的尖：

「王八羔子，王八羔子，媽的王八X的。老子，老子是你老子。你這小王八羔子敢跟我……你他媽的不打聽打聽，我耀三爺這一輩子……媽的沒吃過這個小王八羔子……今天……今天媽的居然敢……媽的老子揍死你這小王八羔子！」

三爺越說越氣，「劈！」接着照定那小東西跟前又是狠狠一掌。

好像還不出氣，扭頭退一步，用手照定那桌子上面那些剛擺好的東西道末一下子——花啦撒了個滿地。

他一屁股坐到舖位上，眼球差點沒有突出來。

那小孩子被打昏了。用手摸摸嘴巴子，眼瞅着地上的東西，往外直淌淚水。

伙計們全過來了，瞪着眼珠子害怕地瞧瞧三爺又瞧瞧那小東西。

夥計可不敢怎麼勸。他們知道三爺這毛病，在氣頭子上有誰插句把嘴誰可得吃點苦。然而眼看着可又不像話。一個夥計哀求的仰起臉，無力的抬抬手，那樣兒好像打噴嚏打不出似的，嘴裏祇是：

「三爺……三爺……呃呃，何必……何必跟他……跟他……」

然而三爺那尖溜溜的嗓子祇是叫着，像下雹子似的又多又快，別人可插不進嘴去。

一看就知道那小孩子得罪了三爺，不然三爺可沒有這麼大的「火」。

「這小子敢和老子橫，好小子，媽的有幾個腦袋啊！沒說你幾句，你倒罵起我來！嚇，居然敢罵老子！媽的老子倒要給你點利害，媽的小王八羔子——」

那小東西害了怕，他顫着聲：

「我沒有罵。」

三爺用手一拍桌子，尖嗓子越提越高：

「沒有罵？你以為我沒有聽見啊，老子今天叫你認識認識。」

他猛地站起來，抬腿一脚。小東西被踢得倒退三步，仰着頭倒在那裏。他的心一陣痛，抽抽搭搭的哭起來

正在這時，掌櫃的來了。他走到三爺面前，先舐舐嘴唇，滑頭滑腦的眨眼睛，然後咳清了嗓子，頭頭是道地說了一大套：

「三爺，幹嗎和這小畜生這末大的氣啊，氣着你老人家可不是玩的。三爺還和這末一個小鬼一般見識，俺，是不？三爺……您……」

三爺可接了過去：

「媽的他成心整扭老子，吃餃子他不帶蒜。媽的說他幾句，他反倒罵了我。我耀三爺今天可挨了這小王八羔子的罵，今天不叫他嚐嚐我的手段，媽的真便宜了他。」

「得啦，三爺，也打了他罵了他，就算便宜了那小王八羔子得啦。三爺，看我的面子，咳——」

他用眼掃一下地上哭着的那個小東西：

「咳，真他媽的混賬，三爺，算了吧，算了吧。氣着三爺可不是玩的。」

三爺鬧的也真夠了勁，就趁勢回到了舖位上喘着大氣。

這裏掌櫃的用了老子教訓兒子的口氣叫他止住哭，並且很嚴厲的告訴他今天是他造化。幸而是這位耀三爺，換另一個人還不打折了他的狗腿。說着把他叫到櫃台上給他兩塊錢，就算作飯錢和賠償摔毀了那些東西的費用，一面又叫他趕快滾蛋！

打發了那小鬼，他又回到三爺面前，眨着眼睛；

「三爺，好了好了，您不生氣了吧。本來末，和那小王八羔子生氣，真不值得。再給您從新叫菜吧。今天算我請三爺，哈哈……叫王四給您刮刮腳？」

三爺喘口大氣，又發了點議論：

「今天媽的碰到這末個小雜種王八羔子。我耀三爺向來不好跟人吵鬧，可是誰惹了我，哼——今兒個，也就是遇見我——我耀三爺頂好說話，媽的換個別人哪……」

說完他躺下身去，閉上了眼睛，接着喘口大氣。

可是一會兒三爺的身子輕輕轉動了一下，嘴角又掛起一絲微笑來。

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作

萬清伯伯

(一)

剛剛交五月，沒想到天就這末熱。

滾燙的太陽燒着，烤着，叫你喘不出一口氣來。柏油道給燒軟軟的，似乎還蒸出一種怪味：像是火藥，又像是燒焦了什麼東西。

人們的心總跳着，腿子發軟，渾身撐不起一點勁來。

可是萬清伯伯一點也不覺熱。他走在發鬆的柏油道上，全身是勁。

沒有像今天叫萬清伯伯這樣高興的。營在肚子裏幾十年來的話，今天可把牠們吐得乾乾淨淨。剛才和偉三表侄一談就談了多半天。

萬清伯伯今天是被請去給偉三侄婦看病的。怎麼，你還不知道萬清伯伯有這末兩下子嗎！萬清伯伯從十九歲就讀醫學經書，這十幾年來的苦幹，醫學底確呱呱叫。怪不得萬清伯伯有時開個方子，越看越覺得其中有極奧妙的道理，忍不住自己稱贊起來：

「哼，哼，這才是經方，這才是經方！」

這回，萬清伯伯給表侄婦診了脈，開完藥方，把尖溜溜的眼珠來回地溜着方子上的藥味，鼻孔裏輕輕唔了幾聲，用手抹抹鬍子，這才抬頭瞅一下偉三表侄：

「你看，你看，就這三味藥，三味。別看這末三味啊，就治大病嘛。現在的這羣——哼，誰懂這個！」

說着，像個老太婆似的格兒格兒的笑起來，笑得眼角起了深深地皺，他那兩隻眼便給擠成三角形。

停停。

萬清伯伯點着一根紙烟，眼睛釘着烟頭的火慢慢地吸了一口，就用食指拍拍烟灰；同時瞅一下偉三表侄，端起一盃茶目不斜視的啜着。那聲音彷彿像喝滾熱的面湯之類的東西——吸溜吸溜的。要是你肚子正餓，聽了那聲音之後，你會覺得似乎由盃裏發出一些油膩膩的香味，叫你舌子底下不知不覺的就水淥淥的了。

萬清伯伯喝下幾口之後，就又：

「現在這羣治病的啊，簡直……簡直……他們哪一個懂得……懂得經書。叫他們治病啊，那才……你看，什麼炎啊，核啊，簡直……笑話，笑話！」

說着搖搖頭，嘆口氣。

聽萬清伯伯說話的那個就笑一笑，很同情的點着頭。於是萬清伯伯話談得更起了勁，由醫生談到目前這個世界。他埋怨這個世界變了，變成爲一個極古怪的東西，一切都叫人看着警扭。尤其是現在的洋學堂，把聖賢書都廢了。想想看，不念聖賢書，還成個什麼世界？

「這年頭，這年頭，唉，怪現象……怪現象……這年頭真是——」

這年頭真叫萬清伯伯難受。尤其是這羣年青小伙子們——他們認爲萬清伯伯的話乖張得一句都聽不得的。可是有時萬清伯伯覺得自己的話含着不可泯滅的真理。你看，人家偉三表姪，每當聽着萬清伯伯談話的時候，總是那種了解佩服的樣子。偉三表姪才剛交三十，不也是年青人？可是人家就——

這世界裏的年青人，祇有偉三表姪頂懂得萬清伯伯的。

於是萬清伯伯的話，越談越多。談到頂起勁的時候，他便突然站起來，緊走幾步，坐到另一個地方去。眼珠子可總瞟着那個頂了解他的人。

萬清伯伯一面說，一面心裏稱贊着偉三表姪。人家才三十歲，就頂家立戶。洋錢足

有幾十萬，可依然那麼明白事理，深深了解萬清伯伯。

可是今天還有叫萬清伯伯高興的事哩。

偉三表姪求萬清伯伯給借三萬塊錢。他的錢因為最近又組織了個買賣，把錢全都站上了，可是現在有個急用。

「你老人家無論怎樣給我……找三個數。這是個難關——」

這位表姪第一次求萬清伯伯這點事，可得竭力給辦。像偉三表姪這種財主，誰不想找個機會拉攏拉攏。這年頭交個有錢的人容易啊，哼，才不哩。這可是個機會，萬清伯伯總得——事情成了功，說不定偉三表姪得重談謝一番他萬清伯伯哩。

總之，萬清伯伯今天高興透了。

平常萬清伯伯到偉三表姪家來，可沒有談這末痛快。今天偉三表姪對他這份親熱……臨了可還求他給辦這末一件事。偉三表姪的親朋多得很哩，幹麼不求別人——祇求他萬清伯伯一個人？

萬清伯伯走出偉三表姪家大門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身子飄了起來。他總是想着——幹麼祇求他一個人，祇求他一個人？

太陽在天空燒得這末起勁，把人們的皮肉燒成了紫黑色，可是萬清伯伯今天一點也不覺熱。他那兩隻木片似的腳，一擺一擺的走得又輕快，又帶勁。他覺得世界上什麼東西都怪可愛起來，就是滾燙的太陽也烤得叫他舒服。

(二)

萬清伯伯到了家，很重的踏着步子上樓。兒子剛從學校回來。他光着上半截身子，拿着一個大芭蕉葉沒命的搨，一面用手在臉上擦着。

萬清伯伯瞅了兒子一眼，就把自己的大衫脫下來，接着把鞋也脫掉，躺在了床上。他右腿擱在左腿上，讓左手握住他那隻薄薄的腳丫。握了會兒，他便把左手送到鼻邊聞聞。這時擱在左腿上的腳的腳趾一上一下的抓撓着，兩隻乾巴巴的細手拮交插着合到一塊，嗓子裏開始哼起小旦們唱的那種腔調來了。

兒子用巴望什麼的眼瞧一下萬清伯伯，瞧會使用手巾抹一下臉，就又瞧。彷彿要瞧瞧萬清伯伯今天是否真痛快。

太陽把整個屋子燒得像擱在火上的蒸籠，又熱又悶。

天上打什麼地方流過一塊灰雲，這塊雲恰巧叫萬清伯伯看見。他猛地坐起。伸長了

頸子，歪了腦袋，使勁地仰着從窗戶向外看。看了會，便又躺下身來。他連咳幾聲：

「今天幾兒了？」

兒子瞧一眼月份牌：

「初十！」

初十？哈哈，正是萬清伯伯家裏的莊稼用雨的時候。要是這兩天多少下點雨，哼，你瞧吧，今年的大秋啊，要不十成年景才怪！

他的腳趾抓撓得厲害起來。他想着那塊灰雲，肚子裏在將來好日子裏打轉，全身熱辣辣的發燙。

兒子熱得沒命地搨扇子，可是汗依然往下直流。

這末熱的天，要是有杯水淇凌什麼的吃吃，那才痛快。今天可是個機會。一來天奇熱，二來呢，萬清伯伯特別高興。要求吃點涼的也許不會——

兒子雖然二十三歲，可是對老子還怕得像隻鼠看見了貓。

想到冰淇凌，嘴裏便乾乾的，嗓子裏向外冒烟。舐舐嘴唇，嘴唇上的汗鹹得發苦。

他望一望老子：

「我想吃點冰……冰淇淋。天太熱！」

他求神似的說一句，聲音像悶在被窩裏發出來的。說完就偷偷地瞧一下萬清伯伯。他希望萬清伯伯聽不見，又希望他聽得極清楚，免得再說第二遍。

要在平常，萬清伯伯就許跳起來罵幾句。怎麼，吃那東西？冷得像冰。吃一口，冰得牙齒酸半天，說不定就許害場病。吃那東西，哼！

可是今天萬清伯伯高興得着不起急來。

聽了兒子的話，他坐起來。嘴裏祇是：

「那怎麼能吃……怎麼能吃！沒告訴你……難道平時沒跟你說過養生之道？真是，真是！」

說着，他兩隻腿掛下來，找養那雙鞋。瞧一眼兒子，就又：

「哼，那冰涼的東西吃了有了麼用。冷冷的你覺得吃下去好受？可是，唉……祇顧目前，不圖其後——聖人就說得極爲明白，那簡直是取禍……唔，取禍之道也。」

這裏他咳一聲，嚥下一口痰。

他站起來渡兩步，忍不住又開了口：

「那些得時疫的人，十死九不活，都是吃那東西的毛病。他們那些人啊，還不是自作孽，哼，自作孽子！」

又咳了一聲。這時他屁股上不知怎的一陣癢，就把右手伸到褲襠裏，用食指和中指搔着，身子還向左那麼傾斜一點。

忽然一眼看見兒子額頭上的汗，就發慈悲的叫他把桌子上的那個香蕉吃了。

「你吃那個香蕉吧，這才是真正去熱的東西。」

那個小輩剛把它懶懶地拿到手中，萬清伯伯像忘掉的什麼大事似的突然把右手從褲襠裏倏然抽出，把那香蕉奪了過去。

「先別，先別。告訴你，這東西其性大寒，曉得吧？先用熱水泡泡再吃。這東西，嚇，大寒，大寒！」

說着萬清伯伯把皮剝下來，又掰成兩半。他那黑油油的指甲便陷在那香蕉的胖白肉裏寸把深。他泡在水裏一半，另一半又用剝下來的皮包好。

兒子皺着眉，不知道是吃好，還是不吃好。

萬清伯伯又發了點議論：

「你們那懂得這個，它是大寒，因而要在熱水裏泡泡。這末一來，其性啊，就轉溫了。曉得吧？」

兒子祇是瞧着泡在水裏的那半截香蕉發楞。

這裏萬清伯伯從新把手伸進褲襠裏，又搔搔屁骨。

「我說，你是聽見了沒有？」

兒子驚醒了似的抬起臉來，彷彿現在才知道老子正在跟他講話呢。

萬清伯伯嘆口氣，有點起急：

「哼，老子講話你不聽，你倒拿老子的話不當回事了。這可都是上學的好處，噢！

提起上學來，萬清伯伯着實不高興。要不是兒子曾經死活的央告，叫他上現在的洋學堂？——看看這些學生們，成何體統。

「你們這羣——上學堂了，可是學得了些什麼東西？唔……學得吃什麼凌——還有我問你，你這是跟誰學的，洗澡啦，洗腳啦——你是怎麼啦？」

停停，接着他發氣的喊：

「你早晚叫那羣東西給帶壞了。每天洗什麼澡，洗什麼腳！——你看，現在的年青人，哪個長壽，元氣都傷了，都傷了！告訴你，痰都不能吐——那是人的筋液。唉，噴——你們哪能懂這個！」

這裏，他咳一下，咕嚕一聲又嚥下一口痰。

「你看我，往六十上數的人了。人瘦是不是？可老活着。」

作老子的說完這一氣，覺得有點累，就坐在床上，閉上眼睛，却從嘴裏哈着氣。似乎現在自己要專心在這裏面沉醉一下，免得再想這些不快意的事。今天的高興，可不能給攪了。

可是不知怎麼他忽然想到了前幾天兒子看的那本書。那書名就不像話，叫做「草原故事。」這末大了，媽的還看故事？

他還把那本書一頁一頁的蘸着唾沫翻着。可是那些五號鉛字一個個的都綑着臉子，叫萬清伯伯越看越警扭。什麼玩藝——滿篇「的」「啊」的！

萬清伯伯想到這裏，忍不住叫起來，一面拚命拉長了臉：

「都是這些窮瘟學堂……窮瘟學堂，哼！」

兒了嚇了一跳，連身子都抖動了一下。

作老子的又說了下去：

「聖賢書都不念了，整天畫號碼子，不然就念鬼書。我說，你下了班，也看點古文觀止什麼的，一天到晚，祇看那些白話鬼書！」

萬清伯伯嘆着氣：現在這些後生小子們真叫人不懂。學堂把人耽誤得什麼全不會了，可還有這許多人要上。

今天萬清伯伯不想再說下去了。可是兒子叫那羣東西帶得眼看就要壞下去，總得找個岔結結實實的教訓他一下。

有一天——一下子來了個「岔」！

兒子放學回了家，一進屋便躺下了。

事情要是經萬清伯伯一看，便什麼都知道了底細。何況——這還瞞得過精通醫術的兩隻眼睛。

萬清伯伯走過去，用手摸一下兒子的額——乾巴巴的發燙。

萬清伯伯沒說話，兩手擱在兩膝上，對地板瞪着眼，上下的牙齒緊咬着，腮巴子一

回一回的。看來是疼兒子成分少，憤怒的成分多。

一會兒，萬清伯伯又打鼻孔裏哼了一聲，便像下雹子似的由嘴撒出一些話，又多又快：

「你看，你看，病啦！哼，哪得不病，哪得不病。上這瘟學堂——起早睡晚，不管冷熱，哼，可學會了什麼？號畫碼子，念白話鬼書！還不算，叫學生踢球打彈——這簡直是糟踏活人，糟踏活人！」

這裏萬清伯伯站起來，反着兩手渡着。

突然他看見兒子大褂上沾了點土。

一下子，他「火」了。

「好啊，好啊！我早就囑咐過你，別玩球打彈，你看，你這一身土，這是怎麼弄的啊，這是！你是念書啊，還是媽的打彈啊？這些窮瘟學堂，媽的！」

萬清伯伯兩手作着各種的手勢，彷彿在作演說。他一口氣地說着，頸子上的青筋突出多高，看來像條蟲子在那裏蠕動。

萬清伯伯氣喘着坐了下去。他嘆口大氣，想到了自己年青的那個時代。

「世界真變得古怪了。從前那才是——你看，學生們都是一派肅靜氣。那樣才養心神啦，可還能得到真實學問。不然——你看，那麼多作官的。要現在啊——」

提到現在，萬清伯伯又想到了兒子。兒子病了，那當然是上瘟學堂上出來的病。想到這個，他突地站起來，搶前一步，伸出個尖而細的食指，指着兒子叫起來，嗓子都叫噎了：

「媽的，瘟學堂簡直害人，整天畫那些窮碼子，簡直拿活人開心！」

越說越氣，突然他用手一槌桌子——訇！那個玻璃杯就給震得一跳。接着他又嚷，這回嚷出來的句子，可叫兒子的心一震：

「趁早給我退學，不用上了。這回你要不聽，媽的我不承認你這個兒子！」

(三)

幾天來，那個小輩總打不起精神來。老子不叫上學了，想想自己整天呆在家裏，算是怎麼回事。

老子每天叫他念的那些古文什麼的，不知怎麼一個字也打不到他腦子裏去。每天祇是歪在床上睡覺，睡完就站在窗子前面，看着外面直直的發楞。

萬清伯伯看着實警扭。這孩子是怎麼啦，這孩子！

萬清伯伯心裏警扭，可是有時又覺得兒子可憐。他沒有半點虧待了他兒子，就是這一次，他發了脾氣，叫兒子退了學。可是——並不是不叫兒子求學，這羣瘟蛋學堂，哪一個上的啊。

於是萬清伯伯打定主意給兒子點安慰。整天這末愁，小伙子年青力壯也受不住。自從萬清伯伯的女人一死，爺兒倆這末過着日子，兒子可從來沒有不順從着老子的時候。兒子是個地道好兒子，警扭壞了他，可不是玩的。

兒子正在用肚子頂着桌子沿，眼直直地望着前面發楞。

萬清伯伯輕聲咳一下：

「我說你……你別老在屋子裏悶着。給你兩塊錢，看看戲去，聽見嗎？噏，我說——去吧？」

兒子倒想出去走走。於是他接過錢來出去了。

這裏萬清伯伯嘆口氣，搖搖頭，就反着兩手渡着。

屋子裏一陣陣的黑下來，祇有當着窗子的地方還有些朦朧的光，萬清伯伯開了燈，

躺在在床上，一面燃着一枝煙。

他想明天應當到韓四爺那裏去一躺，不成的話，就再找找徐八爺，郭五爺——這都是有錢的主。他計劃着他應當怎樣的開口，要說得叫對方沒有法子拒絕才好。事情成了，就得親身帶着錢去偉三表侄家。哈哈，這可是幫了他個大忙。

萬清伯伯身子像泡在溫水池裏那麼舒服。

可是——一個出乎萬清伯伯意料之外的「可是」，可是這時來了一人，偉三表侄派來的，特爲告訴萬清伯伯不用——

「你老人家不用費心了。上次說的那筆錢，昨天已經借着了。」

這句話像個軟毛刷子似的在他五臟上輕輕刷了一下。幾天來他那種興奮的勁，倏然都凝成了冰。

萬清伯伯挺吃力的笑着。他那幾道留在乾巴巴的腮巴子上的弧線總撐不住勁，好像一個不使勁，就要掉下來似的。嘴裏祇是：

「唔……唔……是麼……那好極了。前幾天我走了幾處，沒有成。我豫備明天……明天……唔……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那人又和萬清伯伯談了一些旁的就走了。

這裏萬清伯伯嘆口大氣，胸口那裏像有條熱的帶子緊緊縛住似的。這末一件事，竟會沒有辦好。唉——嘖，真是！

萬清伯伯歪倒在床上。他想休息一會，最好能一下子就睡着了。可是他沒有躺分把鐘就又坐了起來。他心裏總覺得有些煩，他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可又彷彿覺得多少和沒有辦成的那件事有點關係。

念頭一觸到那件事，心裏便感到空蕩蕩的，好像有誰抓走了他身體內部的一些什麼。他總覺得他有一種缺憾，彷彿眼前有一件叫他興奮的東西，這東西不用費多大勁就可以得到，可是不知怎一來已經叫別人搶了先——讓別人享受着了。

萬清伯伯腿子覺得有些酸，就又躺在了一床上。

隔壁有個尖嗓子唱了起來。街上一羣孩子們吵着鬧着，還混和着小販拚命叫賣的聲音——嘈嘈雜雜的叫入腦袋發漲。

接着馬路上過了個摩托車，馬方開得很足。那聲音鑽進萬清個個的耳朵裏，過了好多時候還那麼嗡嗡的。

哼，這羣該死的東西，不叫人安靜一會。別人可都煩死啦！

這位老先生煩燥地嚙嚙一句什麼。忽然發現兒子沒在屋裏，就一拍大腿：

「媽的這小子那兒去了？」

可是馬上又記起來是他自己叫兒子聽戲去了。

萬清伯伯今天瞥扭透了。他躺在那裏發着楞。

漸漸地他又想到了那件事。

「咳……咳……倒楣運，倒楣運。這末一件事都辦不成。媽的不走運嘛！」

他感到有個疙疸釘在心上。他燃着一枝烟，吸了一口，舌子發辣。他把它狠狠向地一摔。

「媽的今天連煙都跟我過不去！」

萬清伯伯伸出了舌子舐舐嘴唇，嘆口長氣。

哼，要是萬清伯伯辦成了功，偉三表姪更得對萬清伯伯親熱了。救他過了這步難關，他以後還會對萬清伯伯錯的着？何況萬清伯伯又常給偉三表姪家看看病什麼的。那簡直——嚇，偉三表姪是個大財主，萬清伯伯簡直也就沾了光。

可是，糟透了——人家頭一次求的事，竟會沒有給辦成了功。

萬清伯伯心一跳，接着像闖了一件禍似的想：

「偉三表姪還會對我親熱嗎？可是，噫，我沒有給人家——唉，完了，就這末一門闊親戚！」

於是他的心臟感到一陣冷。想到前些日子那種興奮的心情，他覺得那簡直是前一輩子的事。現在呢，一切可都完了。

突然外面——「隆」的一聲。

什麼響？

萬清伯伯一驚。他從床上跳起來，把腦袋伸出窗外去看天。天上黑黑的，好似湧起許多雲。把眼光放遠一點——嚇，西南上在閃着急電，隱隱還有雷聲。

萬清伯伯斜了一眼牆壁上鐘——十一點。

萬清伯伯來回的渡着，脚步發生空洞洞的響聲。每當渡到窗子那裏，就把腦袋伸出去看天——天黑得像塊墨。

一會兒說不定就要下雨。看戲去的那個小子怎麼還不來！

突然一個雷，聲音很長，彷彿在耳跟子上似的——隆隆——隆隆——隆隆。萬清伯伯的五臟就浮在這聲音之中，給震得一蕩一蕩的。

不知怎麼萬清伯伯一下子「火」了。他瞪着眼珠子嚷起來：

「媽的這小子還不來。我說他是上學上壞了不是？準是跑到什麼地方玩去了。滿沒把老子放在心上。什麼時候了，還媽的不回來？要是下起雨來——哼，雨澆死這小王八羔子，我倒清淨些。整天那是什麼臉子啊，媽的！」

萬清伯伯血在全身狂奔。要是兒子這時候在眼前，他就得狠狠給他一掌。不給他點厲害還行！

他一屁股坐在床上，喘着大氣。喘了會兒，他把眼睛閉了起來。他想叫他的心安定一下，這末大年紀了，着急可不是玩的。生一次氣，就許少活一年。於是他拚命把怒氣關在肚子裏，努力要想點得意的事來補救一下。可是除了偉三表侄託辦的那件——那件他認為對於他的將來有一點光明的事，還有什麼值得痛快的事情？咳，咳——

萬清伯伯頹然地倒下身去。

這時兒子回來了。

萬清伯伯一見兒子，馬上從床上跳下來，照定兒子就是一掌——擘！

「你死到那兒去啦？媽的，你說，你說！」

兒子給楞住了。他張大着眼和嘴，正要想想這位爸爸是怎末回事，可是對面那個巴掌又飛過來了。

「媽的，跑到什麼地方去啦。你心上還有老子？我問你，我問你！」

兒子很害怕的向着那個着急的人：

「不是爸爸叫我看戲去了？現在才剛散場。」

「看戲去，看戲去。媽的，天就要下雨，要是叫雨澆着——你不要命了啊！」

說着，萬清伯伯大步的渡了起來。一面渡着一面又壓着嗓子嚷。可是嚷出來的句子已經改換了目標。

「我算倒楣透了，倒楣透了。人家偉三表侄託我借錢，我……我……」
這裏他抓住了拳頭，狠狠向自己大腿連連搥着：

「老廢物、老廢物，這末點事也辦不成。咳……咳……以後可怎麼見人家？」

沉默

萬清伯伯整個臉子皺得像要哭的樣子。

「爸爸，」兒子顫着嗓子。「何必……何必……他求咱的事，辦不成，他還會……」
爸爸一聽，可接了過去：

「放屁，你懂得什麼，懂得什麼？咳……咳……咳……完了。」

這裏萬清伯伯長長地噓口氣，歪倒在床上。他把眼睛閉起來，微微地喘着。可是一會兒，他又睜開眼瞅一下兒子：

「去買點薑來，用開水沖了給我喝——補補元氣，補補元氣。咳，咳！」
兒子去了，可是心裏總劃着一個問號：

「爸爸這是爲什麼，爲了什麼？」
底確，這個兒子一點也不懂。

一九四一年，十月五日作

一掛念珠

(一)

福成把頸子沒命地縮進去，在凍得僵硬的大道上頂着老北風往前走。他的頭是低着的，用力往前曳了幾步，抬頭望望前面的路，哼！路可長着啦！

可是福成走的這條路祇有十里。年青小伙子幾拳便可以打得死大蟲，這都算不了一回事，怎麼，這十里路，這末一個大小伙子走這十里路？——可是現在跟往日子大不同哩：福成肚子沒一點食，空得像個鼓。一件短棉襖，一條破棉褲，這可怎麼抗得住？

而且你再看看這天，這是什麼天啊，這是！老北風沒命的颳，颳了一整天整夜了，可一直還沒停。越颳越起勁，彷彿有個鬼在你耳根子上裂開嗓子吼，吼得叫你渾身都打顫！

地上到處裂着大縫子，向外冒冷氣。整個世界全是冷颼颼的冰。鍋灰色的天被風吹得打着抖，一下子就許塌下來。

到處看不見一絲活氣，什麼都死了，你看這還叫個什麼世界！

然而這個世界再變得可怕着點，福成今天也得出來。對啦，祇要有口氣，就得出來和老北風抗一下。這末一個小伙子眼瞧着這一家子餓死嗎？

福成今年算是交了倒楣運。好容易借了債種了東家點地，穀子可一粒也沒收。一家子有一餐沒一餐的混日子，老娘又生着病，躺在床上已有個把月。

今天老北風可偏偏還在這一家子面前顯手段。呼呼的從滿了破洞的紙窗戶向裏灌。福成和福成嫂的脊背像是放在冰上，冰得心痛。他們坐着渾身縮成一團的發着抖。有時眼睛瞧瞧躺在床上的老娘，福成的心便一震。今兒個她老人家成了個什麼樣子啦：瘦成了一把骨頭，臘黃的臉子，顴骨支得多高，腮巴子深深塌下去，乾巴巴的一臉皺，渾身抽動着，一面喘一面咳。

福成全身發一陣子緊，五臟六腑像被刀子刮過似的發痛。

「倒楣運，倒楣運……這年月……老娘有個好歹，那可——」

突然一陣風又吹進來，接着呼呼呼全屋子都灌滿了冰人的冷氣。

別的地方大概總不會有風了吧，因為全世界的風似乎都聚到這個村莊上，又一齊鑽進福成住的這間破屋子裏來了。

風像把錐子，錐透了蓋在老娘身上的被，錐透了衣服，錐透了肉，錐透一把老骨頭

。老娘哪禁得住這個，她渾身哆嗦着沒命地喘起來。

福成一步跑過去，輕輕在老娘身上捶着，福成嫂便向老娘身子底下緊緊掖那條被。

「媽·媽……怎麼，怎麼……要不要喝點水？」福成嫂顫着聲。

老娘整個臉冰涼，祇有兩個顴骨發點熱。她兩眼閉着，臉皺得緊緊的，膀子一抽一抽的很費勁的喘，喘着喘着就又咳起來，等到咳出了一口痰，這才有氣沒力地呼吸着。

「媽，媽，怎麼着……怎麼着……」

老娘的眼微微睜了開來。灰白的嘴唇動着，瞧了他們一眼，慢慢又蓋上了眼皮：

「天，天……我們怎麼活。你爸爸爺爺的可沒作過缺德事，怎麼叫我們……受這樣罪！」

天，天——」

老娘眼裏淌了眼淚，全身抽動着喘。

福成眼直楞楞地瞅着老娘那張抽着痙似的皺臉。突然他離開了床，兩手用力撮住頭

上的亂髮，瞪着眼珠子叫起來：

「媽老喘，這簡直：吃不飽，穿不援：媽這末大年紀，整天喘，這怎麼能……這怎麼——」

接着他拚命地咬着牙，抓緊了拳頭，向自己頭上亂捶：

「濃包，濃包。這末一個大小伙子連娘啊老婆的都養不了。眼瞧着這末：這日子怎麼過，怎麼過！」

老娘給他這一來，可嚇了一跳，心不知怎的一陣痛又喘起來。她使勁把眼皮睜大，灰色無光的眼珠瞧了瞧兒子兒媳，接着那張乾嘴唇動了好多會，才一面喘一面有氣沒力地對他們說：

「你們……你們……我累了你們。我活着也是受罪，到不如——看我這病……你們……你們……」

那倆人的心像被什麼戳着似的。可是臉子笑着，笑得極難看：

「媽，你老人家——怎麼：怎麼：安心養病要緊。你老人家怎麼……」

突然老娘喘啊喘的就又上氣不接下氣的咳起來。那聲音叫人聽了彷彿覺得胸前緊緊

縛了一條布帶子，叫你透不出來一口氣。

風依然不斷的像刀子似的向這三條命身上刮。

老娘的神氣又難看了點。她閉着眼喘。臘黃的臉皺得很緊，眼眶子塌下去，一圈青，嘴唇白得像白臘。

福成眼睛張得大大的瞧着老娘，不知怎的鼻子彷彿給誰用拳頭搗了一下子似的發酸，他趕緊扭過頭去，眼淚立刻淌了滿臉。

這末站了個把分鐘，突然他回過頭來，緊壓着嗓子叫着：

「我哪能算做人，難道就看着媽；可是我們就是這三條命，什麼也沒有，這年頭——這年頭！」

他抬頭瞧屋頂，拚命不叫眼淚再流下來。

可是福成嫂眼前一亮，她忽然想起一件救命的東西來。

這一家子，除去了三條命以外，可還有這末一件東西——一掛茄楠香念珠。

說起來可真傷心哩。幾年來年景總那麼糟，穀子一粒不收；福成淨賠就上了百。這日子真不好過，糟透了，什麼東西都賣掉了，可還是那麼飢一頓飽一頓的往前混。

現在什麼東西也到了別人的手裏了，就祇剩了這件祖宗遺留下的寶貝。咬咬牙，祇好在這件寶貝身上打注意。

福成嫂從一個破紙糊的箱子裏抓出了這件寶貝，抓着他的那隻手發着抖。她叫福成把那件寶貝送到東家那裏賣賣。

「你得找東家去——我們祇有這末一件：媽這個樣子，總得吃幾付藥……」嘆口氣，接着：

「我們賣二十塊總還——」

真的，二十塊總還容易。按貨憑值可值得多，何況東家又是大財主。二十塊——才二十塊還算回事？這是救人啦！

就這末着福成便挨着餓，冒着風上了路。

風着實不客氣，福成一出來，先迎頭一槓子，打得他倒退了兩步。

「你媽……」沒罵出來，叫風給頂了回去。

他頭縮進去，使勁往前頂。

可是你先瞧瞧目前這個世界。除去冷颼颼剝人皮肉的風以外，還有什麼？福成在這

世界裏也就是一片鷄毛，一下子就可以被風消滅得無影無踪，連滴血都看不見。

這是風的世界，不是人類生存的世界。

那小伙子禁不住這樣的摧殘。他的氣有點喘不過來，腳底下步子也亂了。可是他立刻站住脚步，扭頭噓口長氣，接着猛地低下頭去，把全身的勁都運到兩隻腳上，又踏起步子來了。

他想他無論如何今天也得和風對抗一下。風抽不死他，他就得走。何況老娘整天那樣喘，福成有最後的點力量也得爲老娘——眼瞧着老娘喘死，還算什麼人？他們有一餐沒一餐的混，這末混下去也真不像話。

他頂着風走，走，走。他的腿顫着，但他依然走！

可是風的勢力大着哩：風把他的短髮一根一根的豎起來，風把他鼻子的清水抽出來，風又狠狠地打他的額子，噎得他透不出一口氣。他肚子裏沒有一點東西給他撐勁，他的心發一陣子熱，接着眼裏冒了金光。這小伙子有點着慌，他不得不背過身子去，閉上眼睛，用力鎮定自己。呆了一會兒，他慢慢把眼睜開，定一定神，他又向前邁開了步子。

沒走幾里路，刀子似的風又瘋狂地捲過來。他渾身一抖，差點沒叫風給捲了走。這末冷的天，他的臉子出了汗，緊接着被風一吹，他的腿子顫着要軟了下去。他的心跳得很嚮，眼前一羣小金星子亂幌。看這樣大概他不能再走了。於是他用手護住胸口，拚命使出最後的點勁向道旁緊走幾步，靠在一個大土丘旁邊坐了下去。

喘口長氣，他想起了他的家，想起了躺在床上的老娘。

這世界真是——連風都不想叫他活。風抽死了他不要緊，可是他還有一個老娘，整天喘着，咳着，說不定就許——

福成心一震。

望望前面，東家的村莊不怎麼遠了，還有里來路。福成呼口氣，同時摸一摸袋子裏那掛念珠。

這掛念珠是老娘的救星，賣了錢，請個醫生瞧瞧，也許這病不礙事。老娘病好了，總得叫她老人家飽飽的吃一頓，以前過的那叫什麼日子啊！

可是他忽然想到萬一這筆交易不成，老娘就得這末喘下去。這末喘下去，還有什麼好處？

他的心發一陣子緊，像被針戳着似的。

可是事實也許未必如此。

東家闊着啦，洋錢都用箱子裝。在什麼地方還埋着一些白花花的東西，這話可千萬萬確。東家花二十塊還算回事，聽說給二少爺買幾件玩藝什麼的就過了百。

還有啦：東家那樣菩薩心腸——上次，哪一年可記不清了。東家不知從哪兒來，經過福成的家，看見了福成，便和他談了足有一個鐘頭。而且還親自到福成家裏看了看他老娘，臨走還說以後日子有什麼難過的地方，祇管——

「祇管和我說，我是你的東家，還能看着你挨餓，曉得吧？」

於是福成感激得幾乎淌下了眼淚。

東家一臉白生生的肉，一撮剪得極爲齊整的黑鬍子，處處生得體面。和一羣田夸老們說話，臉總是表現得那麼親切。這簡直——簡直是一位活菩薩！

於是福成眼前浮起了東家那張和氣的胖臉子。叫風抽得發抖的身子覺得也溫暖了許多。

就這樣他又掙扎着上了路。

這次福成險些喪了命，可是他終於到了，而且見着了活菩薩。

(二)

活菩薩瞧見福成可嚇了一跳。那個是什麼樣子啊：臉子土黃色透着青，眼眶子一圈黑，嘴唇白得像石灰，腿還發着抖。

「八爺」福成顫着聲。

「你……你……」八爺看着可着實吃驚。

「八爺，」福成向前走一步，「我是福成，八爺不……不認識了？」

「唔……唔……唔，福成……你是福成，這末大風天還出來？凍着可不是玩的。這末大風天……」

八爺那張白胖胖的菩薩臉倏地便來了一種愁苦的表情。彷彿福成就是他親兒子，現在凍成這個樣子，可真叫老子心尖子痛。

八爺要來這一套，那是拿手活。要是聽見誰的娘啊老子的死了，八爺眼裏啊裏的就可以霎出淚水來。八爺是一羣田夸老心中的活菩薩，也得歸功於這一套。人類哪能沒有同情心？八爺最恨沒有同情心的人，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媽的！

現在八爺可又有了機會來運用這一套。

「福成，快坐下，你這身子哪能——」

胖白臉打着皺，嘆口氣，接着：

「你老娘可好？……」

提起老娘來，福成全身抽疼似的一震，淌了眼淚：

「八爺……日子真苦哩。老娘病着，整天喘，喘了有個把月了。八爺……你老人家……知道……年景糟，不收穀子，飢一頓飽一頓的混，老娘那病不知哪時——」

八爺運足了全身的勁，嘆口大氣：

「老天爺不可憐窮人！咳，咳！」

接着低下了頭，那張胖臉苦得像要下雪的天。可是忽然一眼發現了戴在右手拇指上的翠綠搬指不知怎的沾上了點垢，便趕緊打左手袖子裏掏出一塊光燙的手絹擦着。

分把鐘的沉默。

「八爺，」福成腮巴子微微動着——構成了一張苦笑的脸。嗓子特別低，聲音似乎還打顫。

「你老人家是我的東家，我是靠八爺吃飯的。八爺得幫個忙——一家三口，老娘又喘，老娘那病——」

八爺心一驚，這小子八成是要借錢。

可是這小子緊緊瞧着八爺的臉，右手在那件破棉襖裏不知正在掏什麼。掏了半天才掏出來。於是他手裏托着那東西走近了八爺。他的手發抖，那東西便花花的嚮。

「八爺，你老人家留下這個……真正茄楠香的。現在……這年頭，這東西買不着……」

停停，福成緊瞧着八爺：

「你老人家得幫個忙……救救福成一家子——一家三口。老娘喘着，這日子不好熬。這珠子……珠子是孝敬你老人家的。八爺還得……還得救救我一家子。你老人家手頭方便——要是方便，借……借給我二十塊，救救——」

一下子八爺才明白，福成要賣這掛珠子，他要二十塊。

八爺拿了過去，用古玩家鑑賞古董的眼光反來覆去的看着。一會兒放在鼻子上聞聞，一點不含乎是茄楠香，哼，味香着哩！

倒底福成是個田夸老，什麼也沒有見過。這東西是件寶貝。這年頭——哼，他才要二十塊，真他媽的不識貨。他簡直——簡直是一個井底之蛙！

八爺渾身發燙，痛快的血管都跳。怎麼好東西都往八爺這裏聚呢？他使勁繃着臉，生怕自己不知不覺的笑了。這時候可不能笑，一笑，那一臉苦痛的深刻表情可給毀啦。

「給他二十塊，這件寶貝就歸了我八爺，」八爺肚子裏說。

可是他忽然想到買東西得有個路徑，能少花一點便少花一點。何況八爺已經免費賜與了福成不可勝數的同情。怎麼還給他二十塊？這可不是——

「這可不是個路徑！」

於是八爺拾起了頭，看一下對面那個人。

那個人嘴緊閉着，小心的呼吸。可是那顆心偏偏跳得很響。他靜靜待着活菩薩來開口決定他的命運，五臟六腑給抓得緊緊的。

祇要八爺什麼地方一動，福成的心便一緊。這時候夠多末緊張啊。八爺嘴巴皮祇要稍稍一動——二十塊拿去，福成一家子便活了。八爺要是搖搖頭啊，哼——其實八爺一定不會救他的。東家哪能眼瞧着他一家子挨餓，這話八爺不是底底確確說過嗎？

可是八爺竟把眉毛皺起來，眼瞧着那掛珠子，嘆口氣：

「你老娘總喘可不是玩的……」

八爺在屋子裏渡了兩步，就又：

「這珠子……哼，這珠子……福成，你得請個醫生給你老娘瞧瞧，總得吃點藥，咳……吃點藥，啞，是吧。」

屋子裏沉默，風還在吼。

八爺看了看外面的天，就又渡起來。一會兒，八爺又開了口。這一開口可叫福成身子一震：

「這珠子……哼，那能值——這種……這種珠子，我見過的……真正茄楠香可不這樣……可是你們日子真苦——」

八爺的眉毛皺得幾乎從眉上飄然而下。他伸手掏出五張綠花花的票子向桌子上放

：「先拿這些去。你老娘總得……總得……我看你趕快回去吧。」

福成沒料到八爺這一手，五塊錢可能幹什麼用？他全身發一陣子軟：

「八爺，你老人家救命。這五……五塊錢……少一點。這年頭……一家三口，老娘喘的要死，八爺，你老人家慈悲……」

八爺一聽，心有點煩，臉不知不覺的一沉：

「五塊少，你要多少啊？咱們直接了當說一句，這珠子屁子不值。你打我不識貨啊，可是——我總是你的東家，不能看着你一家子……所以……所以……這五塊給你老娘——沒想到你倒——哼！」

福成全身都融化了下去。他感到自己的心臟在收縮着，幾乎停止了跳動。他青灰的臉子苦巴巴的扭着，嘴啊眼的張得挺大。這末楞了一會，突然他全身皮肉顫抖了一下，接着向前一步猛地跪了下去。

這是最後一着了，他喘得話都說不上來：

「你老人家……福成一家子，老娘喘……這珠子孝敬你老人家，可是……可是……你老人家無論如何——」

一下子可把八爺的火給勾出來。

八爺花錢向來花的是個地方。要不是福成一家子那個苦勁，叫八爺動了惻隱之心，

八爺可從來沒有花過冤錢。八爺花一角錢都有個分寸。八爺是個創業的人，錢那能亂花？今天居然給了福成五塊——五塊是多少錢啊，哼！可是那個不知好歹的東西——

八爺忍不住叫起來：

「這是怎麼，你算是賴上我啦。你一家子苦，我知道，不然給你五塊？——哼，真是，真是！告訴你，拿這個去，再這末嚙索——笑話！」

說着，八爺拿着那件寶貝用脚一步一步的把身子左搖右擺的擺了出去。

被留在屋子裏的那個覺得身子膨漲起來，一會兒又縮了回去。他腦子昏昏的忘了目前的一切，他不知道剛才作了些什麼，他脚啊手的都打顫。

呆了一會，他全身抖着抓起了那五張票子，慢慢地走出了那位菩薩的大門。

一陣風把福成一片雞毛似的颳了開去。

(三)

自從八爺買了那掛珠子，他便一直地樂着，連覺都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作個夢一下子就給笑醒了。

八爺滿臉紅光，到處溜起個小嗓子哼着。走路越發顯出那種派頭：四方步子，慢慢

地左一搖右一擺的。

現在八爺就這末搖搖擺擺的在屋子裏渡着。手裏拿着那掛珠子渡了幾步，一屁股坐上了一把太師椅，便把左腿疊在右腿上。疊着的腿上下抖着。

他把珠子送到鼻子邊聞聞，又放下。可是呆不了分把鐘又聞聞，味真香。忍不住反來覆去的看，看啊看的可又忍不住聞。

「這小子到有這末一掛珠子，想不到，哼！」
可是究竟到了八爺手中。

八爺心臟發癢。他在太師椅裏坐不安定，就又站起來渡着。這時候他搖擺得更厲害，兩脚踏得也更重了些，那磚地便光光的響。

一會八爺停了步子，眼睛祇管瞧那掛珠子，瞧啊瞧的突然放開嗓子笑起來。這聲音碰到牆壁上就被彈回來在屋子裏跳着。

要是你沒留神，準得嚇一跳。

「八爺是怎麼啦？」

怎麼啦？這一點都不稀奇。八爺忽然又想到了那個小小路徑。過去幹的那幾次可都

很順手，這回當然還得這末辦。

「一個人不怕不識字，祇要會打主意……」

八爺又笑，二分鐘後才把笑收住。他挺挺胸脯子。鼻孔「唔」了幾聲，覺得自己有些地方很偉大。

要是有人說沒有學問就不能生活，那是卯談。你瞧八爺除了認得自己官印以外，什麼字也都看着眼生。可是他肚子裏却藏有一些名詞字眼，運用時也來得極爲恰當。八爺精力充沛，八爺整天打主意怎樣叫自己財產增加，即使一分錢也得努力去求。八爺自二十八歲經營這份家業便是利用這苦幹精神成爲這村莊的大財主。

他也深深欽佩自己這兩下子，很值得後輩小子們效法哩。

他越想越痛快，突然拿着珠子向前院賬房走去。走路的派頭當然還得保持那種——左一擺右一擺的。

賬房鴻林先生一見八爺，便滿臉推下笑來。

「八爺你老人家坐……」

「唔，唔，唔，」八爺腦袋輕輕點着。

「八爺」鴻林先生輕聲叫，「這珠子……你老人家運氣……才五塊錢就買下了。這珠子真難得。」

八爺大笑，一面把珠子遞給鴻林先生：

「你瞧，真是地道好貨。」

又笑。

忽然八爺把腦袋伸過來去，放低了聲音。生怕說得一大點兒就會被誰聽了去似的：

「明天我要到卞四爺那裏去一趟，來回車票就得五塊多，嘿，你猜猜……這犧牲可不少，可是——你猜猜，我爲什麼……爲什麼……」

八爺太痛快，他這小小路徑得告訴鴻林先生。鴻林先生爲他賣過死力氣。雖然鴻林先生在這裏呆了三年，薪水依然是七塊半，可是八爺底確拿他當親信人看待。八爺知道一句話，叫什麼「與民同樂」，現在當然得叫鴻林先生爲他這小小路徑樂樂。

「告訴你說。」八爺抓着鴻林先生的膀子，臉湊過去，那種勁像是要跟誰親嘴似的。把這珠子賣給卞四爺去。卞四爺是大慈善家，一花就幾千。這珠子要是跟他說一百，我想是易如……易如反——反什麼……易如反掌。」

八爺差一差沒忘了，可是說出來覺得這四字用得極漂亮，就又重覆了兩遍。這裏八爺又拍鴻林先生肩膀一下：

「這件事要是大功告成啊，我燉一隻老婆雞請請你。哈哈，請請你。」

八爺彷彿覺得一百塊已經到了手。他的臉子發燙，額上出了汗。

掏出了手絹抹一下額頭，掉臉便擺了出去。他現在要收拾東西，豫備明天去幹那小路徑。他的心跳得很響，恨不得一下子就飛到卞四爺那裏。

可是明天，偏偏火車誤了點，直到晚七點才到。

(四)

八爺坐在一間華麗的大客廳裡。卞四爺躺在床上抽大煙，他並不和八爺談話。祇是有時用眼掃八爺一下子。

卞四爺這種慢待的勁，叫八爺真不好受。要是這屋子裏祇有賓主兩人，就是被卞四爺罵幾句，也算不了什麼。可是——糟糕，這屋子裏還坐着幾個客人呢。

八爺想無論如何也要顯得隨便一點，能和卞四爺談幾句，那是再好沒有，藉以表示和卞四爺還是很近的親戚。這還誰人？誰能否認八爺是卞四爺的內弟？媽的，他們可配！

八爺瞧他們一眼，肚子裏着實「哼」了幾聲。

八爺爲了顯得要隨便一些，便站起來渡幾步，向痰桶裏吐口痰便又坐下，接着掏出一塊手絹擦那個戴在拇指上的搬指。

也許那些人正在欣賞他這——

「哼，你們也配見過這東西！」

於是他擦得起了勁，一面瞟一眼那些客人。

可是人家並沒有理會他，却和卞四爺談得很高興。

這些話，八爺總插不進嘴去。

「倒楣，這些瘟蛋什麼時候才走呢？」

什麼時候才走呢？他們九點鐘才走的。

八爺深深噓口氣。

這時卞四爺可向八爺說了話；

「吃了沒有？今天真冷。噯，是吧？」

你瞧，卞四爺和他一說話就是好幾句，不但不慢待他，還很喜歡他哩！

八爺渾身發燙。他嚥一口吐沫：

「吃過了，吃過了。你老人家近況……近況怎樣？」

「倒好，倒好，」卞四爺說完，便從床上起來渡着，渡了一會，又躺下身去。

八爺的眼跟着卞四爺移動。他本打算結結實實的談談，可總談不開來。幹麼卞四爺總不跟他親親熱熱的談一下呢？

沉默，祇有牆壁的那大掛鐘答答的響。

八爺瞧了那鐘一眼。

突然有個小尖嗓子在外面嚷了起來。一聽就知道是小少爺。

「爸爸，爸爸。」嚷了兩聲，人進來了。「爸爸，給我兩塊錢。」

爸爸好像受了誰的氣沒處發洩，一見小少爺可有了目標。他突然坐了起來，大聲嚷着：

「混賬，整天要錢，一要就兩塊。滾蛋！這末一個小鬼整天化，媽的！」

小鬼被爸爸一罵，抹着淚走了。

這時八爺精神一振。這可是和卞四爺說話的好機會。他站起來，向前一步，睜着眼

睛：

「何必……何必跟小外甥……小孩子哪個不好花錢。咳，咳……小外甥可真聰明，多聽說，多逗人愛。像小外甥這種孩子可真難找，你老人家別忘了，他究竟是一個小孩子啊。以後莫要常罵他，你老人家看看，抹着淚走了……走了。咳，他這樣叫我心痛……咳，咳，叫我心痛。」

八爺咳一聲，接着又說小外甥將來一定錯不了，這樣好爸爸，兒子還會沒出息！

「有其父必有其子。你老人家說對嗎？」
說完就很吃力地笑着。

現在八爺活潑得渾身骨頭都彷彿脫了節。可是這種活潑勁並沒有支持多久。

卞四爺隨手拿了一根雪茄烟吸着，始終沒哼一聲，也沒瞧他一眼。

八爺有說不出的惱喪。幹麼卞四爺對他老是這末股子勁呢？他無精打彩的把屁股又安頓在椅子上。

「真糟，現在該不該作我那小小路徑？」
八爺緊緊皺着眉毛。

八爺來這一趟可不易，單講路費就已經超過了五塊。偏偏在路上肚子咕咕的叫起來。八爺祇得爲這肚子又花了塊把錢。看今天這個勁，這小小路徑簡直算是完了蛋。可是無論如何也得試試，憑一個三寸不爛之舌也許——

於是八爺很隨便的渡着。渡了一會就趁勢坐到床上。他很費勁地把那掛珠子掏出來，這才四面瞧了瞧，把那張富胎的胖臉湊了過去。他那顆心不知怎的跳得很響。

「你老人家看看……看看這個……」

卞四爺一下子便明白了。八爺又是來幹這一套。討厭透了，他怎麼一到這裏來就當作一水買賣呢？

卞四爺鼻孔裏「唔」了一聲，然後應酬地把那掛珠子拿過去看看。看了會兒便放在桌子上。

這裏八爺嬉嬉的笑了幾聲，接着咳清了嗓子：

「你老人家看看，這掛珠子真不錯。最難得的是真正茄楠香。你老人家聞聞，聞聞！」

卞四爺忍不住冷笑一下：

「八成你又是想賣給我？」

這一句叫八爺聽了像一聲雷，他全身一震。

「唔，唔，唔……你老人家……這珠子……你老人家聽我說，咳，真苦哩。是這末……這末回事。你老人家知道我那個佃戶，叫福成的那個——」

八爺嘆口氣，眼睛霎啊霎的，倏地把臉子變成了個苦像。接着他告訴卞四爺福成那個苦勁：吃不飽，穿不暖，他老娘病的不知那一天就蹠了腿。要是一口氣不來啊，就得挺着屍。

「你老人家想想，這日子苦不？」

他又嘆氣，接着又說福成親身拿了這掛珠子來求他幫個忙，他立刻給了三十塊，還對他說：

「現在年關將近，手頭不太方便，不然便多給點，可是你這苦勁……這末着，我給你去旁處賣賣，賣了是你的造化，否則珠子還歸你，你真苦！」

爲了救人，八爺才不辭辛苦的到這兒來。

「你老人家想想，我是爲了救他一家子。所以……所以才敢麻煩你老人家。我自己

實在是……實在是……你老人家帮他這個忙，給他一百塊，他一家子可都活了。何況我們還有這珠子。救人一命勝造——勝造……」

八爺忽然把下面的字忘了，就大聲咳一下，算是作了個結束。

卞四爺眉毛皺着搖搖頭：

「一百塊？哼，你到我這裏來的這幾趟，我的錢可着實花的不少了，怎麼你總是——」

說着卞四爺站起渡了起來。

「可是——」八爺有點着急，「你老人家算是救救他一家三口，也算賞我個臉，誰叫我是他的東家，眼看着這他一家子這末活受罪，可太不像話。你老人家無論如何——」

八爺不知來了什麼勇氣，他叫卞四爺坐下仔細聽他說。卞四爺一輩子作慈善事業叫他欽佩得五體投地，幾千幾萬的花都不在乎。可是這次祇用拿一百塊——才一百塊就算救了三條命。這件陰功啊，說不定閻王老爺還要賜壽一紀呢。

卞四爺依然皺着眉，祇管抽他那根雪茄煙。

可是八爺到底運氣旺，來了個機會。

一個僕人進來說是潘六爺來電話請卞四爺馬上就到宏春飯店。

八爺一聽着了急，今天辦不出眉目來，路費就得乾賠六塊多，媽的豈不白來一趟，他無論如何也得振起精神再作最後一着。

於是他圍着卞四爺亂轉，把方才的那些話反來覆去的說着：

「你老人家花一百還算回事。你老人家想想，福成……他……他那苦勁。無論如何也得救命……救命，才一百塊，你老人家就祇當打牌……打牌……」

卞四爺急於要走，潘六爺可不知有什麼緊要事請他去。可是他覺得八爺簡直是個鬼，纏得他脫不開身。他的心有些慌，他咬咬牙，在皮包裏拿出一百塊的票子來，狠狠向桌子上一拋：

「拿去吧！記住下次什麼東西也別往這裏拿。真麻煩，哼！」

當天晚上，八爺住在這兒了。他樂的睡不着，整個心臟發癢，一句話總是在細聲說着：

「這小小路徑幹得順手，順手！」

(五)

第二天八爺安然地回到家裏。

那一天沒有一點風，晴得不見一絲雲。八爺想到在卞四爺家幹的那小小路徑，就忍不住要笑出來，一面心跳得怪響的。

可是一見鴻林先生，馬上就裝出了一副平淡的臉色，若無其事的掏出那塊手絹沒命地在鼻子上來回的擦，一面眼珠子掃一下鴻林先生，漫不經心的問一句：

「幾點啦？不早了吧，俺？」

一面又自言自語：

「嚇。這一趟真累！」

可是鴻林先生彷彿有一對火眼金睛，祇要瞅八爺什麼地方一眼，就什麼也都知道了底細。

他忍不住叫起來：

「八爺，想不到你老人家今天便回來了。我以為總得……啊，你老人家滿臉紅光……喔，恭禧恭禧，你老人家一定把珠子賣啦，賣得不少吧，俺？怎麼你老人家還……」

說着他吃力地笑着，笑得滿臉都是皺。

停停就又：

「今天我得……八爺，你老人家不說是……燉一隻……一隻老婆雞？……」

「當然當然，」八爺大笑，「我們還得喝兩盅，你說……哈哈！……」

晚上八爺和鴻林先生吃飯，桌子上大海盤雞肉，一壺老白干。

八爺話說得頂多，酒也喝得頂多。他吞下一口雞肉之後，又叫鴻林先生努力吃。這一大盤雞肉是特地爲鴻林先生燉的，可不能剩下，這年頭多少錢一隻雞啊。

於是八爺給鴻林先生挾過一塊大的。

「來……來這一塊，吃吧，多吃多喝才行。告訴你，我這小小路徑幹得……幹得……嚇，一百塊到了手。可也真難哩。要不是我這三寸不爛之舌，哼，也許……可是究竟成了功。想不到幹得這末順手……來，乾了這一杯，來！」

八爺臉發紅，渾身發燙。

可是鴻林先生喝下一口之後，把臉子湊過去，細聲着告訴了八爺一件事情。

「你老人家知道嗎？福成他娘昨天踹了腿，她那喘病我早就斷定過不去年……」

八爺正把一塊雞肉從盤裏挾出來，一聽這話，就把筷子一鬆，肉又回到原處。可是濺了一桌子油湯。

八爺用力一拍大腿，把對面的那個嚇了一大跳。

「又一個路徑……一個路徑，哈哈……得來全不……全不費工夫。」

他吐口吐沫，用手絹抹一下那張吃得油光光的嘴，接着把腦袋伸過去，放低了嗓子

：

「我這一百塊正想放出去生點利。你看，這年頭四分息總還容易。可是窮人們真苦，我們得可憐他們，好，讓他們五厘，哼，那兒我這種放賬主？這末着，一百塊，利息三分五，每月進……進……對啦，進三塊半，一年就四十二塊！……」

八爺打算得心臟都癢起來，他使勁咳一聲，就又：

「福成他娘完了蛋，他得求我來。你信不信，他不來，他娘就得在床板上挺尸，他一來，我這路徑就……他一定來，他！」

一點不錯，轉天早晨福成到了八爺的家。一見八爺便捧跤似的跪到八爺腳尖子跟前，把腦袋對着那磚地磕着頭。一面告訴八爺他娘前天晚上嚙了氣。他的聲音發抖，幾乎

說不上來：

「八爺……八爺……老娘……前天嚔了氣，現在還光着……光着身子。八爺，你老人家還得救救我一家子。你老人家借……借我五十塊，怎麼也得……也得叫老娘有棺材睡。你老人家……你老人家……」

說着又磕頭，眼裏向外淌淚水。

「起來起來，」八爺馬上滿臉憂愁，比變戲法的手法還快。真沒想到，可是年根子近了，誰都錢緊，現在我也一籌莫展啦。這末着，我給你借借去，總得把你老娘裝殮起來。起來起來，這可不是哭的事，我總得幫你個忙，是吧？你下午再來聽個信，聽個信。」

到了下午福成又見到了八爺，八爺告訴他給他借了一百。跑了好幾處才成功。像五十塊那樣小的數目，人家不肯借，可是息錢——

「可是息錢多一點，四分。福成，我知道你真苦，我給你死說活說才算作三分五，這面子可真不小，保人呢，當然是我啦。」

一百塊三分五的息，每月就得三塊半。福成受不了，將來怎麼——

怎麼也得再求求八爺：

「八爺，八爺。」福成又跪了下去，「這三分五的息太大，我一個窮光蛋受不了。你老人家再給說說，這三分五的息……」

福成鼻子發一陣子酸，話就說不出來。

八爺有點不耐煩。

「你要明白，人家非四分不可，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哼……」

「八爺你老人家無論怎麼修修好，再給……再給……」

「你可真不懂事，沒告訴你人家非四分不借。這末嚙……哼，你老娘還光着身子，你可在這兒嚙起來了。」

一提老娘福成渾身像泡在冷水裏似的。老娘死了兩天了，可一直還沒有衣服穿，沒有棺材睡，這大冷天再呆會可要——

福成全身成了化石，僵在那裏，這時八爺又開了口：

「我這末奔跑，全是爲你老娘，曉得吧？你想想看，人家可不是賴着要放給你，是你自己——」

這末着，福成祇得咬着牙寫下一張借據借了那一百塊錢。

六

樹漸漸發了芽，田野裏的草也綠了。風颳到臉上覺得有種軟綿綿的感覺，彷彿一塊棉花輕輕擦過似的。

轉眼到了『麥熟』。

今年年景不算壞，可是福成種的那點地祇收了六担。扣除花消，納掉租穀，再還那筆閻王債，剩不了幾塊錢。

福成發一陣子緊，腦袋覺得彷彿有幾千斤重似的；他的頸子一點也撐不住勁。

他一面嘆着氣，一面坐在那兒抽旱煙。他用力吸了幾口，突然把烟桿子向地狠狠一擡，站了起來。他咬着牙，瞪着眼珠子：

「媽的老子不還，不還，花完再說，樂一天算一天，還媽的屁帳，老子豁出這條命

福成嫂苦巴巴的瞅着他，不知說什麼好，眼裏祇管淌眼淚。

沉默。

整個屋子死一般的靜。空氣彷彿凝結成了一個大鐵塊子，狠狠壓着他們的胸，叫他們透不出一口氣來。

「可是你想想……」女的說了話，聲音發着顫。「我們借的那筆債……那筆債，息錢三分五……這簡直是——我們不趕快還了他，勾了這筆閻王債，我們可要……」

一點不錯，這種閻王債無論怎樣總得趕快還。那可了不得，你看，每月單講息就三塊半，什麼人也禁不住，何況福成，一個窮田夸老？可是還了債，以後的日子怎麼往前混？

福成眼一閉，淚水就沿着眼角往下流，接着像泉水似的淌下來。

這末大一個男子漢今天可哭了。

福成嫂的心像被刀子刮着似的。她拚命咬着下嘴唇，肩膀上下抽動的很利害，呆了一會她抽搭着說，聲音顫抖的叫你聽了全身發冷。

「我們無論……無論怎樣也得還。來……來生眼拉不的。寧可挨餓，落個清淨身子也不……也不……」

「好，好。還去還去。」福成使勁叫自己的聲調變得和平，「以後的日子媽的——」

混一天是一天！」

就這末着福成把麥子賣了，帶着本利一百二十一塊到了八爺的家。

福成把錢交給八爺，要八爺還給他那張借據。

「那張借據，請你老人家還……還給我。」

媽的這小子，看不透他還懂這一手。可是八爺沒料到他會還這末快，才六個月，要是等到一個年頭，連本帶利就一百四十二塊，這也夠個數兒。誰想到現在他就——八成這小子麥子收的不錯。

忽然八爺眼珠子一轉，剎那間又來了個路徑。

「好吧，等等，我給你要去。」

八爺這一去，半點多鐘才回來。

八爺眉心打着結：

「真糟，找了這半天也沒有找着。主人現在有急事，就得出去。他說回來再找，反正丟不了。福成，放心吧，誰還找你要二回？我八爺的保人，難道還有什麼錯，真是！」

福成走了。

八爺忍不住笑起來。笑了會子，他自言語：

「一個人祇要會打主意……」

(七)

三個月以後，八爺可拿出了那張借據。他把福成叫了來，說是人家賬主現在用錢，叫他還借去的債。

福成一聽，可楞住了。這是怎麼回事啊，這是！

「八爺，不早就還了？一百二十一塊，六個月的息。」

「還了？怎麼借據還在這裏？笑話！」

「這借據你老人家沒給我，可是你老人家說過不會有錯。」

「笑話，笑話，難道誰還賴你？這人們都是有頭有臉的人，媽的還賴你？你看，明明借據……你這小子安着什麼心啊……」

八爺越說越有氣，嗓子不由得提高起來。

一下子，福成全明白了八爺原是這末個東西——

「哼……」福成臉子拉長起來。「八爺，你這叫幹麼，你拍拍你的心，這借據你就沒給我，你可忘了？……」

突然像有個鬼附在了福成身上。他發了牛勁，一把把八爺抓住就往大門外拉。到了大門外，他沒命地嚷：「天下出了這等事，還了錢不給借據，以後可又要。」

這一嚷，村子裏聚了好多人。

八爺可不怕這個，他腰板子挺個筆直，手裏拿着那張借據向大家說：

「你們大家憑憑理，他說還了債，可是這借據怎麼在我手裏？我作保給他借了錢，如今這小子可來這一套，你們大家憑憑理。」

真的，借據明明在八爺手裏。八成這小子窮瘋了，想賴他媽的賬。

「福成，你窮瘋啦。」大家異口同音的。

「媽的，人窮了什麼事都作得出。」

大家嚷着，還有人在嘆氣。現在人心真變了。

突然——一塊磚頭飛了過來。

八爺趕緊一閃，沒打着。

這磚頭是福成拋過來的。他臉子鐵青，眼裏向外冒火，咬着牙，渾身打顫。一羣人趕緊向前搭住他的膀子。

這裏八爺可動了火。這還了得，居然敢用磚頭打八爺。瞧瞧，這還有王法嗎？於是八爺發令叫了村上的保衛團抓福成上縣，狠狠辦他一下，福成的手給繩子緊緊捆住，被推着走了下去。

八爺深深噓口長氣，掏出手絹來抹一下鼻子，然後搖搖頭，輕聲嘆息着：

「這年頭……這年頭什麼人都這末蠻橫起來。這簡直是虎狼世界，咳，咳……」說着望一下抓着福成走的那一羣，然後左右搖擺的擺進了大門，嘴裏依然太息着：「虎狼世界，虎狼世界。咳……咳……」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作

珠念掛一

10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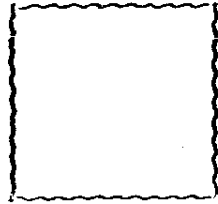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卅一年一月初版發行

定價國幣

短篇創作集

一掛念珠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著者 田秀峯

校者 蘇子白

總經銷 天津書局

印刷者 東方印刷局

天津法界卅號路西口

總經銷處

天津法租界藍牌電車道交通旅館旁

天津書局

分銷處

北京西單北大街一九六號

知行書局

#82
604022

82

604022

